

書叢本基學國

策 國 戰

注 誘 高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策 國 戰

注 誘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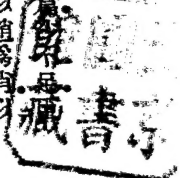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19596

叙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又有國別者八篇。字一本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齊。以齊爲立。如此字字類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悼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思其德。下及集作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爲強。是以傳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消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主。弃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蘇秦結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關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有一本下并天下。枕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字。錢率下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戰國策目錄

第一冊

東周第一	一
西周第二	九
秦一第三	一五
秦二第四	二七
秦三第五	三七
秦四第六	五一
秦五第七	五九
齊一第八	六九
齊二第九	七九
齊三第十	八三
齊四第十一	九一

第二冊

齊五第十二	一
齊六第十三	七
楚一第十四	一五
楚二第十五	二七
楚三第十六	三一
楚四第十七	三五
趙一第十八	四三
趙二第十九	五五
趙三第二十	六七
趙四第二十一	七九
魏一第二十二	九一

第三册

魏二第二十三	一
魏三第二十四	九
魏四第二十五	一九
韓一第二十六	二九
韓二第二十七	三九
韓三第二十八	四七
燕一第二十九	五五
燕二第三十	六七
燕三第三十一	七七
宋衛第三十二	八五
中山第三十三	九一

第四册

戰國策札記	一
-------	---

戰國策

卷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與師臨周續周顯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匯臺之下。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瓠。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逝。晉集作兔逝。灑然止。止一作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會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遣效羹。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今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史記兩於秦。史一作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一去。士去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说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囚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劉作子集本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錢劉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錢劉西。錢劉集作西。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祝弗注云人姓名案隱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實元故字必怒作怒。一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齊與

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

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勦實集改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實爲下爲有物字。

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廣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無一本

字。何不封公子咎。告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實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磨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會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錢。曾集劉

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俟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嚴氏爲賊。而陽豎一作一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思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

卷二

西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魏也。韓慶爲西周代爲西周謂薛公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重多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又無藉兵乞食。以少示秦也。少根。君臨函谷而無攻。函谷關名也。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薩公必破秦以張韓魏也。張疆。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秦使質之時張儀誘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思德齊使得歸楚王。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途進攻周伊闕在洛陽。爲周最謂李

李兌趙
 兌曰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也禁止
 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秦必多傷矣秦

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而劉作而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

支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免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穰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穰里疾也于也也百人爲卒甚敬穰里疾也敬穰里疾也穰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王讓之也游騰游騰謂楚王曰臣也昔智伯欲伐公由癩智襄

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弋卒亡無備故也。至晉以受編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

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也不欲令秦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侯故謂虎狼

也。兼有吞周之意也。錢到一使耆里族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弑戒之。恐不敵其使一日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

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月之亡國無國宇而憂大王之中以滅亡國而

憂也。楚王乃悅。

齊王使爲吾令韋下敵甲與粟於周高都韓邑又能爲吾導高都韓邑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子苟能使人請以國惠

蘇代遂見韋相國公中公中韋公修曰公下聞楚計乎昭也召應請楚王曰昭也楚氏罷於兵昭也棄棄空

本行是行是章本國乃知本國也
 月乃不問夫言曰月乃夫三日
 章月智方其乃願客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昔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符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應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受犀武。犀武魏將也。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蘭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受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由基名。姓由基。名善射。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養由基曰。人皆有曰。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作。已錢劉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會一作遇。過集劉作過。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也。病沒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南山。在周之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楚聞之也。楚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名曰謀。曾集作謀。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也。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集劉一作調。謂周曰：除道屬之於河也。通也。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齊秦也。四國韓魏。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臣也。布周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說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買劍

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錢原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

其子曰：必無以。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果周太

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史記作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王何不出於河

南。史記作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爲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魏王以上黨之愈辭之。故周周君反，見梁

圍而樂之也。樂魏惠王之都也。畜禽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滅也。此口梁園也。一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作樂也。溫園近周口。能爲君取口。溫園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

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爲周無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

曰。周君形不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園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園也。戍守。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

姓。而利作私。利錢。溫園以爲樂也。私愛。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園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園。其以事王者。歲百

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園於周君。而

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

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作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風壁。錢作辟。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

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也。弊罷。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

宮他謂周君曰。臣也

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殺不熱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侯滅鄭。邾

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幽恐傷矣。君不如

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悍。以賂作地。進周最於周。左

尙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徵告悍。

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尙以此得事。左尙以殺司馬悍勸王齎最地以此得尊龍之職。

三國攻秦。反也。三國魏韓齊反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會錢一無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

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

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

矣。

戰國策

卷三

秦一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也。坐之于也。仕魏相。惠王病。蘇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秦之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孫也。或曰公孫鞅也。衛公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其傳刻其類。以憑實其。中曰。黥其鼻曰劓也。其年之後。道不拾遺。不敢拾也。民不妄取。不敢取也。兵革大強。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有十年。八年疾且不起。欲傳。欲傳。商君傳。或作傳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太子也。莅政有頃。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也。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也。圖。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之。商君懼。秦欲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一書下有還而字。一魏以其諱公子叩而沒。

蘇秦始將連橫。合開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也。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居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外今在瀘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此所謂天府也府秦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也吞滅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也煩勞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然然稔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爲遠而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夏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禹伐共工訓一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向仁義師諸侯之朝天子故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無結錢劉本天下爲一一也兵車之官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戰文士並饒一作諸侯亂惑饒巧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錢上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如誣故事未多攻文辭以相舌弊耳雙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下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領運也。利其兵器。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以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致其勝功於戰門之場也。伯字集無五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伯字集無五勢以戰績之。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植。伯字集無五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攻剋敵國也。伯字集無五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劉錙止一元元。善也。非兵不可。能去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誅。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也。秦仕趙。尊王資紹。秦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紹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也。贏滕履躡。負書擔橐。囊有底曰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歸色。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渾治二字。集曾有陰符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廢燕烏集關。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屋。華屋。一錢屋。清高似山也。言趙王抵掌而談也。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綿繡千純。純。純也。白壁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

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實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炫燿，光也。猶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東，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樅樞之士耳。樅，桑條也。樞，門也。桑戶，以爲戶。樅，耳伏軾，橫衡，橫歷天下，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亢。亢，一作抗。錢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說，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境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行，匍匐也。匍，地也。四拜自跪而謝之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已不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也。欺，詐也。趙固負其衆也。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約，謀約也。俱上於樓，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也。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也。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也。墮，墮也。善找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奉也。子之教，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梁也。梁在都大其

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據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之向言以秦王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而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

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也裁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

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實作張數千

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一本有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

無攻實作有功實作有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

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

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城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敵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也病困蓄積索也索盡田疇荒垦不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懷也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

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濁一作詔足以為限也也長城鉅坊

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勝則敗者此故也。

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虜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

五胡楚郡也洞廬五荆王亡會作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

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錢）劉下有秦字。中以劉下有陵三晉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

也。四隣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爲謀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也。和平也。今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

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也。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王梁大都也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

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

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

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相國。秦欲與劉秦而安國。字曰侯。錢成人也。治猶相也。穰侯錢成人也。治猶相也。穰是故兵終身

暴露於外。士民露病於內。於路內伯王之名不威。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離民之所居。

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固曰。王都鄙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破固三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日氓。野民字。君將趙四十萬衆距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貴賤不相信。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合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鐵。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反字。晉下有爲秦矣。爲秦矣。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也。續作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也。蠹害也。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今魏都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以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之字。本有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至。一作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之字。本有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員曰倉虛不實。一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恒水。淇水竭。

而涇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秦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字傷也。字。猶慈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

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也。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占龜兆也。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可降

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也。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占龜兆也。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可降

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鄭今河南新鄭也

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

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實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

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後語作倫字

幣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劉曾錢

爲利劉曾錢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劉曾錢

去王業劉曾錢

遠矣顯反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

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從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

韓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

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

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陳新序相蜀陳莊秦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

張儀之殘樽里疾也殘害

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樽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樽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饑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
子言也。張儀誣。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樛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也。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
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字。本無和楚。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親也。與王相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王也。不如與魏以勤之。與勤加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必入西河
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也。西河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戲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齊亦任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存。
僑郭大。荀息曰。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
其孝適西山。一本有也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虢。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虢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也。秦因而伐虢。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僑尊號爲王。
故曰。自能害王者。一本無之國者。楚也。楚智知字。一本作橫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

人仕秦亦仕楚也

故驕張儀以五國龍來必惡是二人

二人橫門君陳軫也

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

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作錢劉走秦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

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也聽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

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已

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賈僕妾售

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錢劉本忠且見棄吾不之

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曰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爲子車約

約具對曰臣之願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順從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誂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一本有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

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嘗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

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一本更添，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實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

卷四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恒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齊楚之交善。善猶約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張儀南見楚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爲王臣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橫。橫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橫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也。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實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爲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爲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爲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夫秦有會錢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猶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楚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訾齊王。訾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會一作襄。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秦具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秦也。楚國不尙全事。不尙尙也。全空。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言固也。固作國。必大傷也。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也。棄去。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也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也遊在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作下與之說乎管姓也有兩虎諍爭一作人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也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敗下敗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也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也寡少故曰計有一二者難停也停誤也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也惑亂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樽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遇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能復得相一相一本作數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絳獲君之國燒絳滅魏滅魏君國也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既受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李帛秦邑也。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人也。字越人。武扁鵲請除。除治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藥也。石投所

君與知之者之字。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平一作矣。甘茂對曰。

諸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上庸。楚邑。今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鍾劉本作不而賢先王。先王。謂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

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竊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擣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送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

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趨臣

恐王爲有之字。一本爲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

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議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也。役事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也。弊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與楚漢中以懼之也

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土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敗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修也

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

之。宜陽拔也。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孫甘茂之於內故曰內而外與韓修爲怨韓修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

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穽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

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是穽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

楚有變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賈錢劉作戰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蘇子曰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

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爲秦所棄逐也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東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

穽里穽里之谷今京

北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秦能傾之故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贊。劉作重贊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一作蘇秦代僞謂王曰。齊王曰。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僞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迎之齊甘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也。韓恩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劉無道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於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甘茂之吏道而而二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休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齟齬。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也。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保保經山之事。經山蓋趙井經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敢告下吏。秦吏下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一作弗。錢劉則一作不。以爲義。以告
弊邑。太可趙也。弗義不以爲義。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錢劉又作有。續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
一作往來。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錢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晉
之腸胃。腸胃喻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宜太后

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

愛魏醜夫

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

子說太后

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

曰以死者爲有知乎

太后曰無知也

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臨怒太后救過不
贍。何暇乃劉乃曾錢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

卷五

秦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口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作毋他慮也。

魏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

已上十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無

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成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賁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實錢劉一作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於王心耶。已錢作亡一作以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字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踞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實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竊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臣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蘄水。史記作蘄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
竊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後語。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
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擊百萬。劉萬下。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驅一本無。韓廬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錢。欲少出師。一作錢
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
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一作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
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
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齊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生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無牛有田單。內一作文。單後語。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走一涇陽言下有華，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言錢劉一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劉本無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劉本無是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國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國圍涇，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無^{錢劉本}半，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尙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以^一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本^{無邢}三^字，劉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汝南一本下有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卽爲劉一無卽梁

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有一本下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卽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尙奚生

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

南虜也錢一無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政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其夕某懦晉云恐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有欲本下

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

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

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

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

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執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

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國會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聲。雖無憾。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有字。不能存殷。子胥知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一作惑。一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會本有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會本作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實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於

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秦。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壘草。剗一作剗作一作剗入一作剗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楮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誡。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矣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

君，^{一本有}等。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寡必以魏歿世事秦。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不齊韓春計故。據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地以界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河東

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

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

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

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

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魏也。齊魏臣也。孰與

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推琴。作推琴說。宛伏琴。韓子

也。氏趙氏乘周之衰。皆曰。諸侯謂六晉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奇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趙襄子。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平陽安邑韓魏桓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

爲天下笑。智伯身死，爲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身死，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實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魏也。

卷九
魏計賂秦以上落
鬼勞文冬有陽山
美資各公

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

秦之楚者多資矣財弊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亡角。秦王曰善也時三。以是告

楚怒秦合周，最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鯉。」一本無使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璆。更不與。不如景璆留。一作留。實劉是更計也。秦王乃留景璆。景璆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國之下有與楚二字。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還楚也。景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去苗器也。音括。耨。銚。謂二音古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通於六國。而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

臣萬金。資。給也。而遊聽之韓魏。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也。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也。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也。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竊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序。此段首有。關文。史記新
今以後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致至而危。累暴是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
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地也。未嘗有。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
之。王。古之帝。故威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留。梁。魏。王所都也。今。陳。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史。作。要。
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皆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也。集。天下五合六國。王之威亦憚矣。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而
肥仁義之誠。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惠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王若負人徒之衆。材。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毀。特也。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服也。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

戰國策 一卷六 秦四
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謀幸殺於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
其後也。一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食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
本無也。字。一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
而亦食利前。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下有人字。一也。但見目前之利
於三江之浦。流尾。一黃也。爲越所殺。一殺字。一本作禽字。一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矣。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因聚土爲台而止其上。故曰鑿台也。今王妬一作妬字。實本
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遠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鄰國。敵
也。敵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走也。集狻也。喻狻免。驕驕。一一本無躍字。一以爲
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諫人。如毀傷人。迷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吳不可信。臣聞敵不可易。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
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斷暴骨草
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類族類離散。流亡爲臣
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下一本攻字有隨、宇、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也。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錕、胡陵、陽廩，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西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字以吧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元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燕、魏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爲帝者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齊魏未詔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也。注屬詔令韓魏歸帝重於齊。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韓，韓必授首。王襟施字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爲秦察諸侯動靜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東海要絕天下也。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勸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或爲六國說秦王。王正也，已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樂毅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嘗作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樂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芻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內退爲逢澤之遇。會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一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鄧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申，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虎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委南聽罪。聽罪，聽罪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於是夫積薄而爲無爲字。厚聚少而爲無爲字。多以同也。言鄧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爲厲，聲之誤也。臣豈以鄧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鄧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法陽成 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半戎爲 楚必便之矣。是幸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公孫消也言必

樓許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 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秦也紛彊欲敗

之。紛彊魏臣 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昔 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

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太子疑不欲令 之留於酸棗，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

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故將伐魏。王曰：爲期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

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

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 歸而謂父有母曰：耕田之

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襁衣

餘食。餘 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 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歸城。歸城 趙邑故往說之曰：子侯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異人秦太子也異人之 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

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 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秦來請子，於趙安

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 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也。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也。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也。王一日山陵崩。

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奔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

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

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已子欲為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持抱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恩。是自為德

講。講誠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也。王后悅其狀。見高其知。太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而自子之。以異人為已子。乃變其

名曰楚。王使子誦。誦子少棄捐在外。嘗饒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作請問曰。與也。陸

下嘗輒車於趙矣。陸下謂孝文王也。昔嘗實趙車止仕。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

而望大王。面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王

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傳王文信侯因請張唐相

燕。實作往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

而不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

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文信君叱去曰。實作去曰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囊。續史記作大項囊司馬貞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

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

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

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

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鄒陽。一會

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唐曰。請因孺子

而行。請聽也。言行一行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

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

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怪異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也。秦下甲而攻趙。兵甲。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

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作之一地。秦受地而鄰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掾。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臣請大王約從。結從事成。則是大

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有則字。事可成。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見計。司空馬曰。臣少

爲秦刀筆。一作奉筆。一本作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敵。遇秦也。趙王不能將。趙下有王字。

作司能。用司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而去。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

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一作短。移死於謗。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
燒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
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
盜於梁，臣於趙而逐。趙盜竊於大梁，為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
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何面目
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
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則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關殺
也。龍逢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非謂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為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實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
而斥，棘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人字也。為市賣
逐也。棘津之讎不庸。魯之免囚，公子糾不殺其難為魯於束縛，而南陽故曰南陽之免囚也。桓公用之
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公子糾不殺其難為魯於束縛，而南陽故曰南陽之免囚也。桓公用之
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來朝也。秦
曰：五我而秦，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
誦醜恥，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功立，使若卡隨，移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下時移光
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
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望。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守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
字也。

戰國策

卷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墨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墨子田嬰也。號爲增郭君而封於薛也。墨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嬰之子也。盼子有功於國。而字百姓爲之用。墨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弗與一本作弗。弗弗爲用。故王勝之也。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晉本今王逐墨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利也。楚王因弗逐。田嬰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公孫閒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閒。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其於齊。公孫閒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之公孫田氏也。公孫閒爲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還君曰。客有於此。無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君曰亡更言之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禁鈎不能牽。非

能將。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陰別本無。奚以薛爲。夫齊何雖

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五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齊貌辨之爲人

也多疵。疵病也。貌辨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靖郭君不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刻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

嫌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嫌猶善也善齊貌。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半。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止於薛。貌辨靖郭君俱。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

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

相不仁。過頤家視。若是者。信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

早也。張弓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田臣思曰。不可。齊臣思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告我因

陰結韓之親。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

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也。齊恐魏

將顧消。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威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

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

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為二十金。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威震。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一。驗其辭於王前。信

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還

使彼罷弊於先。先曾。弱者弱守於主。魏也。主者循軌之途也。錯鑿摩車而相遇。軌途轍之道也。錯

作者弱者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踵至也。高宛縣

名也今屬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說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戚侯可走。戚侯鄭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鄭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請爲有君字留有一字下

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鄭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鄭忌以齊厚事楚也。厚重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鄭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鄭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作一作幾何人。一人下宣王因以晏首塞

塞之。塞繁塞斷繁斷仕者而不進也

鄭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腴麗。腴讀遠朝服衣冠窺鏡。自窺視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讀十

平其妻曰。君甚甚。徐公何能及公。公字一無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忌字一無不自信。而復復字一無問其妾

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客字一無吾與徐公若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又字一無弗如。遠甚。遠猶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於是一無於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經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吊？」曰：「君之謀過矣。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作令？」令一作令。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其見恩德亦其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親楚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一本作齊王。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也。」不出薪。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不出薪。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帝無彭。系草。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也。目不。而韓梁蹙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願王熟慮之慮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魏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卑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疾如錐矢唯唯矢小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齊鄒臣竊度之度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作轂擊人肩摩摩道擊相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攻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闕至闕一作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丘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

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于任爲秦相也連橫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觀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也齊宣王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無過齊者。殷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張東六爲從謂蘇秦也。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水再戰而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鼂池。趙入秦朝於鼂

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晉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附託未嘗聞社

稷之長利久矣。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晉有於秦也。

戰國策

卷九

齊二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齊臣也。王之謀過矣。田臣思曰。齊臣也。不如聽之。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噲天下之名子噲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曰。善之故與子之國也。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也。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赴字。黃子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一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王曰。奈何。曰。爲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肯身而之梁。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函谷。一川宜陽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關。故言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也。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今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昭陽譬喻也。劉作乎公。楚有祠者。祭賜其舍人。

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

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

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

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

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

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一下有也。字。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

也。三有之主。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

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縣也。

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

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卮。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劉無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

卷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背與歸而死于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文之父也。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自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都也。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不義之名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太子而立之。頃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實此上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頃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

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太子故曰：以忠太子。齊得割則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齊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繞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一作爲交必聽王。然則是王去驪而得齊交也。驪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剽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謂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楚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

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固。劉作不。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送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此二字注。於治曾本無。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于宣王也。孺子近。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孟嘗君一作孟嘗君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于子一作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殘則吾亦殘。則復何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其枝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門戶。號之曰茶與。鬻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澹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一作孟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謂澹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澹于髡曰。敬聞命矣。下一有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王曰。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王曰。謹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黷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黷而得齊教比澹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陞簪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陞簪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懼。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也董之繁菁菁一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也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也言也哉孟嘗君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有字以補文字。一本有之關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會以臣之血灌其社。灌汗也田田一作田賢賢一作賢恐恐一作恐作作一作作傳傳一作傳鄭曰。車軼之所能至。警晉鄭游販也轍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聲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臚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毀干木也。被文

交田于方而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

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居某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如此馬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

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

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

之便也。歷險垂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也。曹沫魯莊公士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鐸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堯

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育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通鑑本髮標。別本髮標。賣妻子不起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戊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公孫戊。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即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共也。待。猶。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閭。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快。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濟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作人。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生。劉作圭也。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濟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今求柴蒹枯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結梗。山生之草也。一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及之。羣黍梁父之陰。則邠車而載耳。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邠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今髡賢者之時也。王

求士於髡。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也。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渚于髡謂齊王曰。韓子慮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逯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慮逐東郭逯。環山

者三。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

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伏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趙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

取潏鼠。魏取伊。伊。晉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

下。秦國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長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信陵君公子無忌。無

下。秦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打。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符救趙。故爲天下

肅。循計。一曾無此七字。劉備作解。解。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完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

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故三國欲與秦壤界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

福劉一作作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刳趙魏。隳中國。封封。續用別本。

之東野。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

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所專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

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

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

卷十一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憊。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賁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無_{集會本}姑_宇。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絀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_{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

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實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洩作。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諗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機別本有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縹紵。食梁肉。豈有毛麋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遂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醢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醢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簠。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是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兇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言士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友。維陶。陶方。阿。續牙。伯陽。東不。贊。樂不。虛。靈。育。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會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闕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取會本作制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闕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闕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願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劉本無是字實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馬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字問也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瓊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一作弗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鬻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而一本無

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鵲鷺有餘食。下宮糒羅紈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再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於以收天下。此大

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對曰。夫約然一本無與秦爲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懷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二)

卷十二

齊五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跳行告遼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挑趙索戰。邯鄲之中。兼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會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會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夫一無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強字 曾本無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騶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騶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盟。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醕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繒。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對^{一作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在^一。席之^一。上。故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拒之。患至則^{則趙}。趙^{則趙}。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操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孤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孤愛師古曰正議閔王。斷之。殭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一作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闕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反^{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弔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一本添}奔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待^{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

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創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

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燕

王。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燕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
劉作左齊據有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微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背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三字。曾無此。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讀別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威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水。會一作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有之。一本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讀別本，巖字作聲，句起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者，貫珠則貫姓珠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何曰？劉曰：素。素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舉作曾一於朝。貂勃曰：「跽之狗吠堯，非貴跽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有之，一本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閤。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能下。泥。續云。能。下。壘。枯。已。改作壘。於。橫。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曰。尚矣。歸於何黨矣。讀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馳聘。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衛城。立於矢石之所。乃一作劉本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會添與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媒。一作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遣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聞。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其切客。古音恪。古音亦時。一史記歌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淖君之亂，建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作合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

卷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一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桑目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目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韓東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目利其心必營我，悉兵目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目，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目廬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無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目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目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連劉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目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目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目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目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雕藏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晉下有之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目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目曾作目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作已，不作色。不然，無目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目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眞語曰：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目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作已，不作下。有江。願君必請從死，目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驪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咒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兇悍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目身試錢劉試一作式黃泉。蓐螻蟻錢李善引顧得式黃泉蓐螻蟻論曰爲王先用墳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黃泉錢類聚引安陵君題試。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夷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楚王何不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韓王韓王一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目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目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目苛廉聞於

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錢劉作涇，其作涇。之塞，鄒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草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劫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一作趙燕代良馬，囊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解下更有與深謀三字，實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曾作今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錢作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曾有一本無卒盡矣。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斃者

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作本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

過一作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

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敵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

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蔡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日。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目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拊一人。若碎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整裝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作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一作余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離次之興李通傳論曰青蒙穀負書不徇楚社稷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

卷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穰里疾。質首之誓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下。一本有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上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秦字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本

無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儂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儂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儂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櫛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儂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便一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

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

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作令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實圖去以上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別本西別本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

卷十六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遂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雖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雖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雖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雖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魏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梁，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目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劉作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目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彙一無基一無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彙之不如。劉無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憂。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

卷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諷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目載一作載一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興。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興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目事親。忠臣之所目事君也。鄭興知王目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興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興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興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剗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鞏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祚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祚祥也。君王幸

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襄王流涕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驢。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

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

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

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目。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目其類爲招。晝游乎茂

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一本有此十字。夫雀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噴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盧。治其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蠶蠶。蠶蠶補左補何二。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

故晝游乎第一無江河夕調乎第一無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

巫山飲茹谿流注云茹谿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無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

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阻塞之內而投已乎阻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穽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

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穽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曰一本下有齒二字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

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遵令屈署

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日毫。武王日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曰百里。勢臣竊曰。

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

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病人

憐王。續。韓非子。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

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綰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

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纒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羈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羈

布一作特與絲。不知異兮。問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警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天下合會作會。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一作候問候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一作憮憮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脂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一作中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策一作策改一作改鞭一作鞭作一作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暴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掘坑三同掘上有陷字。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音滿。拔僕也。使得爲君高瞻。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音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一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王一字。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春申君一字。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實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春申君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討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昭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入呼女環。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也。皆諸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申君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帝使，封春申君，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帝。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專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黃下。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剷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敵楚也。敵楚見強魏也。一本敵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敵楚。其於王孰便也。晉云此下恐欠。

續趙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屬。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

卷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郗疵元和姓纂郗已姓齊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蠶。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趙而出。郗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四本只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蔑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實錢無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會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廩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能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過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鑒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待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傷。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土。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會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營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子，子之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竊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晉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問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膝負書擔橐，觸

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

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

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晉去乃土也，

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

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

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

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

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

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

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

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

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

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

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祚。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收三公什清，作堅分先，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收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一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食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郡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鉉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錄劉臣爲鐵鉉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

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

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北。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

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

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

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譬如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是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竊亡劉本亡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

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晉作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下不能不能，上特將不能，韓職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未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官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移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實爲臣，其主安主釋選辭官，其主安經蓋當時人通以爲而巳。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無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卽劉改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

卷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會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

一本無爲字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拔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者，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一作破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備伏繕一作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三本同無愁居幅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三本同然而無而字。心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宜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奔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實本添王曰。本添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而字。一本無有道。民便事之。教勳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晉本改矣字作秦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縈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實本改功有所止。實本改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縈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癡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三本同作

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臂錯一作衽面。甌林一作越戰國策作臨越今俗尚稱百越之名也。電州左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棘縫。錢劉無棘縫一作鮭冠黎操史記作却冠林補注戰國策作林縹亦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孫作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褊服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載燕三樓煩秦韓之邊

上黨而襲王蒙戎取代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鄙畿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褻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恐者制焉。賢者議俗。而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紆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宓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世不必一其一本無道，劉作後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鄆魯無奇錢改奇行也。晉集無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敎，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敎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事。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也。師比。一師漢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紐。徐廣曰。或作犀。此帶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

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予。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不敢聽令乎。至集劉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還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

卷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平鐔蒙須。會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平鐔蒙須。會作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地劉去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蘭離石祁援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內焦應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

予焦應一作黎牛狐

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

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精。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敵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讀

作救。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字錢劉去王以其力尙能進。

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樓緩曰。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秦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聞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秦一本去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錢劉改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滑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滑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劉作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非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隨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而。錢本無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驪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博一作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

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

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

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一作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陘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諸要其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

卷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實無此以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慙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實作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曾作禁之。齊乃據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曾作諸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遂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予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翳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高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一作魏。魏一作魏。一處於趙。劉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作。劉大一作楚。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誚其欲事王也。甚循。一作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一作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

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雖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嘑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燦劉本無燦字矣。國燥一作燥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卒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

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一作

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

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一作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無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

大王美之。難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

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

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益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字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曾劉兩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敵府庫倉廩。虛兩國

交。以習曾劉交敵。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施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實革作岳。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問作塋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思。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塋。又鵬冠于亢倉子

之。以俟博識。姑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鼓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爲字。劉本無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人字。無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勣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地。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駘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本作馮實。無此注。

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麋鹿。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晉作郭，軀之淫。有所謂桑柔者，晉作柔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柔，柔，癰作柔。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親，一本無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使，劉本無字。之便於體，膳啗使使，劉本無字。之囑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

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敵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會作之招

魏敗楚於涇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一本無。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無。一本無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憂乎。曰。特露爾字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却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一作咷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一作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君。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戰國策

卷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懼，懼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後云後親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驢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無。曾作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信。一本無不足保也。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

右有。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壘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本劉

也。源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寧。寧。襄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寧。寧。襄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

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盡劉作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

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

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塋。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襄

海鹽無跡。鹽無膏。曾作海。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酸棗。塋方千里。塋名雖小。然而廬田廩舍。田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此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廩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騎五千疋。曾劉無。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塋。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塋。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繆綏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塋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荃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特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晉作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搔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憊愚晉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樂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劉作肝夷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荏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塗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作本而巳。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已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塋。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塋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駟。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

張儀告公仲，令以餓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下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齊楚戰勝，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實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齊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三)

卷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實添}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前作田}需^{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爲助也。曾}身相於韓。^{劉連}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實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後，實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而而幸。一本無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作蓄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而宇勝，兵罷敵。

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皆直言惠子，然其後與此本。請告惠公子。一作惠公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山氏春秋之一本無尾。楚水留其墓。縣有楚水，即鳥水也。今義州南有鳥水，按古公立父以修德為百姓所附，遂枝葉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子岐下。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蒲山，鄠縣之南山也。經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水所留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續音驚。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濱也。墓為漏流所濱，故曰：樂水留其墓。不必議。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後語張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晉添之不為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壘，既已得壘矣。劉添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壘，既已得壘，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以上四字者。必第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會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穰。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博如切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脩朱嬰旣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孫臏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踰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闘。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側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實去則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一本無以者。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

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魏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

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

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最尊秦也明矣。今言作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民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塗。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塗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多。一作割塗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塗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塗。欲與之復攻魏。樽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敵邑之王。欲效城塗。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一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蔥

孫作恭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

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實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字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快易牙乃煎敖燔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一本無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文類聚引。左江

而南湖。以臨彷徨。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

卷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形一作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趙一本無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實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墨子，史記作墨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墨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禮云史衛効畢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秦入王。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事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忍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重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重，夫欲重者，制地而欲地者，制重。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驪，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渰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王以謂渰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渰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劉無}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曾無}能^{實無}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敵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平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

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

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鄴。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隔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隔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集本有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晉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晉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勤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晉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盧翟強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樓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親齊作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廣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

二十五

魏四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一本添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不劉作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秦劉作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

也。今幸而歸曾添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

不因劉無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

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

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

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

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

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是

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

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大爭。一本添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則交惡於秦，聽之，則

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敵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䟽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使。」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

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也。用資也。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寂善齊。霍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周寂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周寂遁寡。

人入齊。齊無通端一本添於天下矣。敵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職。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

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

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

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

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一作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

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者至縮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己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壅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婦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

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

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

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

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

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會。呂氏而

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

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實劉作休烈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諒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

卷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子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鎗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然劉作時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晉無宇。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鞬。鐵幕革挾。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雞口無爲牛後。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敕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稱菽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壓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虎擊之士。踰陶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歸間三尋。曾添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宜陽一作韓

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劉無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字實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轅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作一本。
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平。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一本作韓。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國。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嚮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

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錢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郛。一作郛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儼錢無字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

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魏一作魏

執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執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蹙兵於澠陞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且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鄆、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劉添蘇代爲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

二十七卷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轂。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轂。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脾加妾之身。妾困不疲。支本作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錢改知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轂。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轂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續劉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鈐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敎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錄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問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徇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驪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尙之。曾作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翼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忍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朒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敎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其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聞實作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鵠。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鵠不爲鵠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恚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上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責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

卷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中書作曰。夫孳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孳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魏作割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予錢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釐。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

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錢添

或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師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聲。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曾劉無下強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俊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俊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一作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一作畫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錄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瘳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瘳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懼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錢作士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修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修在唐。公仲珉死。韓修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修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修之秦。秦必弗入。實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修。

韓修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修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

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

首垣。實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戍。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

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

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

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

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穉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

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

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暨。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

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暨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錄字^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荅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趙王。韓氏遂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繆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繆。西周繆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繆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

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實本作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此字一無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纒牽長也。

戰國策

卷二十九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粟粟之利。民雖不由作。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復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坐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坐請講於齊。齊晉趙二字添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聞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吏不實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僞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僞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歡。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瀝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塗。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耕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稻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南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

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倭之人至。若恣睢奢
聲。陶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
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
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
劉錢作於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
莒。卽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
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
肥韓。而世負其旤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蹠。一云脫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一作改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豮。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塋。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豮。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對曰。以自愛爲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壘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妻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詆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壘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又改作而劉。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

卷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字實無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骨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種侯爲和，羸則彘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壘，三川晉國之觥，三晉之半，秦駝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

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勤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坐。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涓子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涓子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塗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

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鄭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刻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之信燕也。至於盧北。坐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騁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醉臣。則臣請歸醉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分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塗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額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卿即墨宮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驍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荀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鸕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

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待。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

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區。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噓。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蘇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今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

卷三十一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威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

排一作批會

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荊軻，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顧有所道。比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親以重利。秦王貪其贊。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價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軻曾本無字。卿留意焉。允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本無萬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一無坑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一作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賢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一作無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作復後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攔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慘其室。管作時怨怒。急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

卷三十二

宋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之族也。雲梯之機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貳也。往見公輸

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

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

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鄰有短衲。一作。作。衲。一作。作。衲。一作。作。衲。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鼉。

爲天下饒也。下民。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梓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

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緡。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緡也。黃金三百鎰，以

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致移兵也。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

臨其倫。倫，等也。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將論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惡，必不爲也。是

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

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勦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

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也。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

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

曾錢作焉自此卷以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

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

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楚。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

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離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

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亦

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

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戰也。欲使太子戰得也。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退。北退走也。與北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

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唐窟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鰕。續云新序。鰕生於城之阪。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鱗也。羽禹之孽也。陳隅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聖。時則有黃雀黃祥也。

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

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脰之背。剖脰也。鑣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潘王與魏楚共伐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白璧。野馬，駒駝也。四百，乘也。一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也。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也。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穰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魏河也。秦兼取之，魏弱也。秦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穰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勿。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穰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穰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穰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滕家有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

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指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王曰。何

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

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人生

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所用者。縹錯挈薄也。

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縹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

所行天下者甚謬。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君

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骨靡逃之魏。骨靡有罪。衛賸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賸一骨

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

之。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答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

也。車至門扶下車。扶謂敎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

然而不免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

戰國策

卷三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中山，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中山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事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且聽也。之，命也。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昵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也。田嬰不聽之。田嬰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舉王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倖。得也。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位。一作倖。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使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

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陰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通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王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憲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憲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憲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憲。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熹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熹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熹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熹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熹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熹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熹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也。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飢餒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偏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飢得士二人。德不報此之謂也。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美謂食爲饗。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勦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築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也。其營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

鄧、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自戰散其地也。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冠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風欲以勝爲嚴。則不若風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敵。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并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自。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

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饒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圓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會臺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輩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鉅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鵬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忠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藥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戰國策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刻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末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撫宋槧而重刊焉。并附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戰國策 四 札記序目

卷下起魏二十三年中山第三十三

戰國策札記

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不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蓋爲戰國作盡鮑本不得施謀有設之強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作國杖於謀詐之弊作詐詐鮑本終於信篤之誠無不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誤假鮑本雖不可以滿國教化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得九鼎厚寶也鮑本實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鮑本無吳鮑改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非效醴壺醬甄耳鮑本實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鮑本無吳鮑改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非效醴壺醬甄耳鮑本實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鮑本無吳

者稱此作已鮑本臣竊爲大王私憂之作鮑本子之數來者鮑本周君謂趙累曰鮑本趙累曰鮑本不如背秦援宜陽鮑本對曰甘茂鮑本

吳氏補曰鮑本一作戊鮑本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鮑本子爲寡人謀鮑本曰鮑本不如背秦援宜陽鮑本對曰甘茂鮑本

恐此句有缺誤鮑本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有脫但未詳何字鮑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鮑本仲鮑本西周君曰鮑本

善遂下水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鮑本許作葉鮑本周最謂石禮曰鮑本石鮑本作呂鮑本是也必無處矣鮑本盧吳氏正鮑本

曰前後章有此字鮑本義當同不烈案後策文有必鮑本子因令周最居魏周字鮑本周文君免士工師藉氏鮑本疑衍鮑本

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鮑本

不烈案楚策施師字相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吳氏正曰女鮑改七爲女故衆庶成疆今本增趙積成山作問其
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
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
解之亦誤非氏因以徐爲之東
依身危鮑改復爲石行秦吳氏正曰謂薛公曰
逐之至烈案有者當是聽祝弗校云本祝弗不烈案鮑當本不作祝弗故吳校有此詳考欲取秦秦
齊合據史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
今本無周史補曰史作周以秦魏
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周
補曰率史以變齊無秦天下果
有秦字乃談涉
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
國趙本實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之吳氏有正急無因事也也
伐齊者產以忿強秦無且臣爲齊奴也
今鮑本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
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
有脫昌他亡西周無書字改昌
字昌宮宮鮑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
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
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

有嘗欲東周與楚鮑改晉爲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爲縣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而陽堅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堅此字

有客謂周君曰日鮑本無吳補一本正語之日鮑本無吳補一本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有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有

西周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

史記
秦得無破
鮑改爲攻上
文有鮑改誤甚
作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今本犀作犀當正
不烈案犀卽犀

史傳仇韓子仇蘇呂春秋
烈案夙是豕形近之誤
今秦者烈案史記無以蔡
公由戒之不烈案史記作
戍鮑本無不蔡公由戒之不
烈案史記作戍吳補以仇
一猶蔡觀

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義與通毋氏煩改曰字史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作應考素原

拘案改拘爲字鉤當是此補亦曰因拘有鉤音爲或通耳不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
怒字鮑氏本作怨五鮑不改吾案爲適伍吳氏補曰

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
 王可不出於

戰國策四札記卷上

III

1

河南出下鮑本烈案史記有臣能為君取之今本誤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周君形不利小事秦今本有好

生鮑本有烈案此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而利溫困以為樂鮑收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

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為句所解全譯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溫困以為樂鮑收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

是詳高注姚皆作私秦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是上黨每患鮑本每作無而許之戍也鮑無故易戍之

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今本日作日鮑本作日趙下鮑本有吳字無也字為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

曰烈案舊日字多寫為日者因趙以止易也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為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

計者君如不使周最鮑改早為最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

正氏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而臣為不能使矣為字鮑本且輕秦也鮑改且且公之成事也鮑本

改事成不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誤今本公下有者字乃

秦一固大王仇雠也王下鮑本迫則杖戟相撞鮑本羸滕履驕鮑本羸與鮑本吳氏正曰一本負書擔

秦鮑本一作鮑本吳氏鮑本面目黎黑鮑改黎為吳氏補狀有歸色鮑改歸為吳氏補高注即其證矣蘇秦喟

歎曰今本鮑本有嫂不以為叔為鮑本黃金萬溢為用鮑本此書益通桑戶棖樞之士耳今本棖

說諸侯之王鮑本天下莫之能仇鮑本以季子之位尊本無蓋可忽乎哉有以鮑本

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為吳氏補當其證矣鮑本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鮑本

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將

西南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順者一句不烈案今韓子是三亡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死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
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死而皆去走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
非作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不攻無攻相事也鮑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案不當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為有蹈煨炭韓氏補曰比是也鮑比下補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臣敢言往昔昔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往者
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合作下皆作勝韓氏補比是也鮑比下補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臣敢言往昔昔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往者
吳氏補曰濟清河濁吳氏補曰濟清河濁亦見吳氏補曰濟清河濁亦見吳氏補曰濟清河濁
同取洞庭五都吳氏補曰洞庭五都亦見吳氏補曰洞庭五都亦見吳氏補曰洞庭五都
五都鮑本合作下皆作勝韓氏補比是也鮑比下補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臣敢言往昔昔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往者
清同字也鮑本合作下皆作勝韓氏補比是也鮑比下補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臣敢言往昔昔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往者
收亡國案鮑本合作下皆作勝韓氏補比是也鮑比下補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臣敢言往昔昔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往者
鮑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鮑作靈鮑本無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兵至梁郭
日靈謂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士民潞病於內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正曰韓作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踰羊腸降代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山東河間鮑改池為消吳氏補曰池為消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呼池以北鮑改池為消吳氏補曰池為消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伐之心新序作挾戰以東弱齊燕東以弱齊燕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功之心新序作挾戰以東弱齊燕東以弱齊燕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須天下徧隨而伏不與韓氏補曰韓作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不烈案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乃攻邯鄲乃鮑本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擊戰城而

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李下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韓子至即昔者約為天子子鮑本

改下為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鮑本無帥天下將甲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韓氏補曰韓氏補曰

趙策亦兩襄主錯龜錯韓氏補曰韓氏補曰以成襄子之功今本于作主鮑本主主不烈言所以舉吳氏補曰韓氏補曰

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為謀不忠者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氏補曰韓氏補曰

弊兵勞衆兵鮑本名吳補皆作兵吳氏補曰韓氏補曰韓氏補曰韓氏補曰韓氏補曰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補曰韓氏補曰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韓氏補曰利盡西海西鮑本西鮑本

以齊字退當是請秦王曰吳氏補曰韓氏補曰本漢中南邊為楚利今本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補曰韓氏補曰

本有散外亦未是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和楚鮑本以為和楚田莘之為陳軫鮑本陳軫今楚不加善秦鮑本

之善用兵鮑本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本二智軫馳楚秦之間鮑本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鮑本

楚鮑本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鮑本史記作忠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言子欲何之言鮑本

為子車約今本車約楚約車鮑本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且則欲其為我言人也我鮑本而常以國

輸楚王鮑本鮑本下補情字改王為楚鮑本執視寡人曰鮑本鮑本有正熱非獨儀之言也鮑本鮑本

見案鮑本鮑本此文不同也鮑本此當以楚何以軫為忠鮑本一句忠字見案別為一句鮑本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

見案鮑本鮑本此文不同也鮑本此當以楚何以軫為忠鮑本一句忠字見案別為一句鮑本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

見案鮑本鮑本此文不同也鮑本此當以楚何以軫為忠鮑本一句忠字見案別為一句鮑本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

當本在下今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亦無先齊王先鮑本大鮑行亦字吳氏補曰疑唯儀之甚憎者也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亦

無大齊王先鮑本大鮑行亦字吳氏補曰疑齊弱則必爲王役矣沒改爲役王不如因而路之一名都

因而不鮑本無不烈案史記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臣不知其思作又有兩虎爭人而鬪者者鮑本無鮑

同氏補曰字與爭通下爭管莊子將刺之作辨索隱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索隱困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

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當依單本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人者甘餌也鮑本無難悖也本無皆張

儀之謹也子下句同義渠君者鮑本無不而投其石補曰石下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平史作朽吳氏

魏約伐韓今本伐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天下不以爲多張儀烈案史記無公孫衍補曰

但此史與序一人即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不烈案索隱引此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吳氏正

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孫修韓又有韓明韓修馮朋音混而修明王遂亡臣誤逐固謂楚王

朋字爲故也且當各存舊文不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修徐廣曰一作馮

曰鮑本作因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爽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鮑改中是無伐之日已

無氏正曰一本作於是出私金誤利本私明日鼓之宜陽拔補一本鼓之宜陽拔而外與韓修爲怨鮑改修

其健者來使者案據下句使下無者字也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有於字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接史

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蘇秦僞謂王曰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木

作謂鮑收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不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厚里疾疾事以一日爲別乃逐之字不烈案鮑補有之忱於楚補曰策謀林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字吳氏補曰吳合爲一事者誤乃逐之字不烈案鮑補有之忱於楚補曰策謀林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字吳氏補曰恐缺一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收者之爲者之吳氏補潰擁也吳氏補曰史齊恐則必不走於秦本無是

晉楚以秦破齊作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無乃字

秦三操晉以爲重也義不通不烈案史記是挾字諺率以朝天子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燕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不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不烈案吳氏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不烈案吳氏

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諸秦王

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涉也高誘注遂詩當亦有誤宅不以非此時也以已字通屬上句上文有齊趙

合爲秦而疾僭之攻吳氏正曰字誤當從下文可證魏謂魏冉曰鮑補爲字曰辛張陽毋澤此章多難

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張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補此六字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補也字吳白起者且復將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語不可曉

有缺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說下有缺誤不烈案除乃陶字誤齊怒須殘伐亂宋補曰

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上有一

字鮑本有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曰鮑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重韓

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

字吳氏有正不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腹之地氏正曰此無吳

與漢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爲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成畢今本畢作畢鮑本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

史記作爲語曰人主史補曰後無反覆於王前耶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烈案鮑本無不

鮑改誤語曰人主史補曰後無反覆於王前耶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烈案鮑本無不

而不闔於王心耶引吳氏補曰史作闔字是已其言臣者鮑改曰史亡吳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間云不烈案此史記非然者臣願云困謝王稽說史無說字謂范睢曰烈案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睢不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曰烈案鮑本史記作進不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即

使文王疏呂望烈案鮑本誤向不皆匡君之事烈案鮑本史記作進不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即

有人之所必不免也烈案鮑本無不伍子胥囊載語吳氏補曰後至於淩水作淩夫鮑本終身不復見鮑本無不

烈案鮑本莫肯即秦耳不烈案鮑本無不伍子胥囊載語吳氏補曰後至於淩水作淩夫鮑本終身不復見鮑本無不

記有莫肯即秦耳不烈案鮑本無不伍子胥囊載語吳氏補曰後至於淩水作淩夫鮑本終身不復見鮑本無不

日馳蹇史同今反閉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懼必卑辭重幣今本弊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寡人欲收

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懼必卑辭重幣今本弊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寡人欲收

韓不聽吳氏補下補韓字舉兵而攻榮陽烈案鮑本史記作榮陽今本榮作榮鮑本史記作陽之拔久矣魏

韓見必亡不烈案鮑本史記作大韓爲疑衍不聞其王今本王上有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其王衍其

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不烈

楚字吳氏今遇惑改遇為愚吳氏補曰當作愚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于常宣言常鮑
補曰恐衍今遇惑改遇為愚吳氏補曰當作愚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于常宣言常鮑
史記作常何君見之晚也烈案鮑作君何何不與天下終烈案此四字鮑本無吳氏補曰衍其卒亦可願矣
鮑改矣與吳氏行義不固毀譽固鮑本云不與毀譽或困字誤耳必有伯主強國今本有作欲乃
補曰矣史作歟吳氏貴富不驕意貴富鮑本云實貴不何為不可哉為下鮑本有而字盡忠致功烈案
記必有作然為史貴富不驕意貴富鮑本云實貴不何為不可哉為下鮑本有而字盡忠致功烈案
史記以君臣論之君臣二字鮑本聖孰與秦孝公楚悼王公字王字鮑本無九合諸侯此四字鮑本無
作功無適於天下鮑改適為敵吳氏正凌齊晉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為不及道連也及鮑
近不烈案無適於天下鮑改適為敵吳氏正凌齊晉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為不及道連也及鮑
史記作返功已成遂以車裂鮑成下補矣字南攻楊越鮑本正曰陵通不烈案史記作凌不及道連也及鮑
有恐此有缺勾踐終檣而殺之鮑作賁檣擊之轉也成功而不去烈案鮑本作功成或欲分大投
鮑衍分字下衍耳利施三川吳氏補本無鮑補利字決羊腸之險決上鮑本有以字吳氏棧道千里於蜀
記鮑於上補通字吳氏如是不退是鮑本史作是秦十餘年鮑補曰史有居宇吳昭王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漢補曰史於上有通字吳氏如是不退是鮑本史作是秦十餘年鮑補曰史有居宇吳昭王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而共攻秦以上六十六字鮑本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為云吳大臣有功
鮑衍已今本作吳氏乃誤涉鮑也鮑改吳氏正曰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為云吳大臣有功
臣字已今本作吳氏乃誤涉鮑也鮑改吳氏正曰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為云吳大臣有功
國患吳氏補曰鮑改免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為他吳氏正曰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為鮑本以三城
請於三國之兵乃退鮑補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就與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

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邢徐廣曰平阜有邢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誘人人
誤作入乃連入邢為讀新序人作仁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紀改
有宋刻之甚矣唯予誤云翔不敢校云善引本序作其不上有而新序不烈案王申息衆吳改申作休甲二史
與新序不同又取蒲衍首垣烈案本序改爲垣不以隔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
磨之北此吳氏正曰磨與通猶樂毅書吳氏補曰與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
家訓所謂磨成磨者也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與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
磨爲確磨之磨者也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與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
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而肥仁義之誠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
作威吳氏補曰未是而肥仁義之誠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
強兵甲鮑氏補曰未是而肥仁義之誠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
記新序作史既勝齊人於艾陵案史記新序作遂攻不烈而忘毀楚之強魏也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
而不取也吳氏補曰史記取下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誤今本臣此何也烈案史記新序無不而有累世之怨矣
韓魏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謬也百世矣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記孤獨是
是王攻楚之日案史記新序且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不烈案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進
日史無不烈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下兵字不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記新
案新序無不烈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下兵字不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記新
以泗爲境不烈案史記新序無而詳事下吏鮑新序作下不烈案史一舉衆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

也不知字甚明曉無此三字者戰事而注地於楚怨於楚新序同樹
 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敘手新序作拱若是王以十成鄭補萬字改成爲戊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
 手古或借首爲手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以十成鄭補萬字改成爲戊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
 皮是新序同史作上蔡石陵吳氏補曰新序上蔡而魏亦關内候矣今本侯注地於齊鮑改齊爲秦吳氏補
 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一任兩海今本任作釋鮑改任作注吳氏補
 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之不當作秦一任兩海今本任作釋鮑改任作注吳氏補
 無齊楚無燕趙也鮑齊楚二字是吳氏補史直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少趙
 少字不烈案此當衍朝爲天子公正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疑衍齊太公聞之
 二字莫不烈案此當衍朝爲天子公正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疑衍齊太公聞之
 注即其證鮑改吳補皆非其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氏補一本有
 烈案轉見齊策下於是夫積薄而爲厚補下字吳氏作正曰一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
 同申縛見齊策下於是夫積薄而爲厚補下字吳氏作正曰一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作主鮑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圍逼晉陽通鮑
 與勾踐禽死於干陞吳氏補曰干陞曰當作鮑本無鮑改與爲爲鮑本惇人也中期適遇明君
 作鮑本以拒秦鮑衍王字楚先得齊作之或爲中期作與鮑本惇人也中期適遇明君
 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鮑改辛爲辛吳氏補曰當作辛下曰鮑本不烈案樓辭約素魏氏補曰本一作
 辭等後作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諷而王而處於郿城史記呂不韋傳正義曰此作聊故往說之曰
 字侯今本侯引領西望誤四今本西趙乃遣之此鮑不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不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趙世家夫項囊鮑本不烈案趙攻燕鮑本上補與字不烈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而

悉教以國事鮑本不烈案秦受地而郡兵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臣請大王約從鮑本

願卿之更計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吏鮑本未嘗為兵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而弗用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希買反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因舉身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形近之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字吳氏補曰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言一本鮑本不烈案王使人代鮑本補曰此書卻通御則從事可成作有鮑本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不烈案韓子作君夫齊雖隆薛之城曰吳氏正
序非也夫乃失云云形近之譌夫齊人問亦烈案吳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靖郭君善齊貌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
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令長子御烈案呂氏春秋無字威王薨
宜王立鮑改威案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曰子曰王鮑本不重曰子不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
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顧家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濶濶注云過甚也太人其說未詳不烈
亦當同信即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吾獨謂先王何乎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鮑本
有之字不烈案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不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鮑本
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乃起兵吳補曰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田臣思曰吳氏
期鮑本同也設在嘉定錢先生大所史記考異吳氏以為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
國本無鮑公孫開謂鄒忌曰吳氏補曰戰國策作問不烈案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臣請為留楚吳本
為下有君字以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鮑本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身體映麗作而形頤鮑本
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城北徐公鮑本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客字吳補一能謗議於市朝鮑本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耳頃之間吳氏有正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誤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一七

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令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不烈案史記作博三百於秦也也鮑本無吳補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學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氏補一有之而舉燕國吳氏

齊王其憎張儀鮑衍張史記無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氏補一有之而舉燕國吳氏

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不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寡人甚憎儀上鮑本有張字故儀乞不肯

身上鮑本有之字犀首以梁為齊與鮑本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鮑本一作儀吳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不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引酒且飲之之鮑

公以是為名居足矣鮑改居為亦吳氏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蘇秦

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蘇秦

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且趙之於燕鮑改齊為齊楚不烈案此同上齒之有唇

也鮑上鮑本有猶字東有趙魏東下鮑本及韓却周割之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今齊秦伐趙鮑

今齊下恐有缺字吳氏補曰令齊入於秦吳氏補曰令齊安得救天下乎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不烈案吳氏未

而助入可得乎也難欲行數千里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今君留太子者鮑本上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今君留太子者鮑本上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鮑本一作固
固約者補一本固約
蘇秦欲止之今本蘇秦曰
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
引作臣同來
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木槎史正曰趙策蘇說李兌作士梗
不烈案風俗通引作挺此字當作持孟嘗君而親郊迎之案呂氏春秋有秋未嘗不毀孟嘗君也
同字形近而譌作挺阮楚亮作持亦誤字將何如耳案風俗通引作何如矣譬若虎口案風俗通引作若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而不親郊迎之案呂氏春秋有秋未嘗不毀孟嘗君也
董之繁著驚鮑本
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謂得者待之諺衍
吳氏補曰疑勝臂日上鮑改勝為騰臂為賢吳氏補曰姚云恐作暫不烈案姚校在是至下勝臂日上上鮑督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繁字亦有誤但所收末是而內與夫人相愛鮑本
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舍人三鮑遊上浦遊是人謂衛君曰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經者字譌則不
若魚籠脫鮑下鮑本有此字吳氏補之誤入正文者曹沫之舊三尺之劍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
日案吳氏音仇者不烈公孫曰諸補戊字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蓋首句作出行五國後誠
說君之義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者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蓋首句作出行五國後誠

髡謂齊王曰謂鮑本此書為改為謂吳氏謝將休士也也鮑無魏取伊是伊是鮑本改之故三

國欲與秦壤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行欲字吳氏補曰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為覆乃為軍吳氏補

也是封衛之東野誤今本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是平上文

齊四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馮集吳氏補曰復作短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之疑當有缺字鮑本

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誤一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

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諸不鮑本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僅鮑本

今君有一窟窟鮑本無三窟鮑本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王為梁吳氏封書謝孟嘗君曰鮑本

以有一字吳補一本無一字則上當為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王為梁吳氏封書謝孟嘗君曰鮑本

以辭鮑本武梁祠堂畫像鮑本作魏女鮑本是其證鮑本鮑本作魏女鮑本作魏女鮑本

案鮑本下同鮑本而治可為管商之師鮑本吳氏補曰鮑本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鮑本

鮑本鮑本有烈案有者是也鮑本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鮑本今本士下有未字鮑本乃誤涉鮑也鮑本

孟嘗君曰鮑本好士也鮑本四字別為一句也鮑本邪同字與下之好士也鮑本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鮑本

有君鮑本下多脫字鮑本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鮑本鮑本無使文得二人者鮑本豈有麒麟耳哉鮑本麒麟鮑本

養烈案鮑本此多脫字鮑本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鮑本鮑本無使文得二人者鮑本豈有麒麟耳哉鮑本麒麟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衣稿紵鮑本衣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鮑本有怨於字鮑本齊宣王見顏厲鮑本今人表補中上作顏默其王鮑本

以爲一人也。乃亦曰王前可乎。本亦上有秦攻齊令曰。鮑萬石簠。鮑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爲吳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而百

無不親附。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則因從之。從上鮑本

此皆幸樂其名。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涉鮑也。鮑行人字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然夫璞不完。夫鮑本非不得曾途也。得鮑本則再拜而辭去也。鮑也

本無鮑。行而字禰知足矣。歸反撲者隨上鮑本有曰字。揆鮑本上璞璞曰不完以喻士之二字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云

文意甚明。則終身不辱也也。鮑先生王斗。是也古今人表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

公所好者。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漕干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字通借唯恐失

振之作。夫鮑本王斗曰否。否鮑本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王闕已備矣。鮑王下世無東郭俊。吳補一作有何以有民

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誤涉也。鮑本也上者字乃此二十弗業。今本弗聞先生高議。補曰恐是義吳氏訾養

千鍾。誤今本而富過畢也。也鮑本管燕。吳氏正曰新序當作燕相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訾養

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補曰字誤不烈案

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補曰字誤不烈案

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有門華章。鮑本不烈案史記作華章。東門而患之所從生者微鮑改秦作代不烈案

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其於以收天下。史記無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作代不烈案

耳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孰與伐宋之利也鮑案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然史耳當在上入此者非一本無字愚恐鮑約字譌然字而以約倍約鮑案多有不後放此不烈案史通用鮑與連下文讀爲是不烈案史記夫約鮑約絕然字屬此當有誤倍約鮑案多有不後放此不烈案史記作利不黃則衛之陽城危吳氏補曰有陰平陸不烈案史記作陶陶燕楚以形服烈案鮑本作利不

戰國策札記

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蘇秦或遂以此為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不烈案吳說甚詳
此最是今本乃反車舍人不休傳衛國鮑本傳燒棘溝鮑改溝為清吳氏補黃城之墜也鮑改事
溝之燒也今本棘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衍則事以衆強鮑改
罷寡也鮑改氏補曰敵通兵必立也吳氏補曰莫如僅靜鮑改僅為謹吳氏補則攢禍朽腐鮑改攢為朽
稿此書多稿字幣帛矯蠹而不服矣有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稿字也作稿非稿下強襲郢而棲
越鮑衍越強字越驥之衰也今本越驥筋骨力勁鮑本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為能吳氏補曰
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上之屬是也則亡天下今本亡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何也何
則形同憂鮑衍誠欲以伯王也鮑衍志也字則是路君之道也鮑改疑作露又疑作露鮑改疑作露又疑作露鮑改
之誤下文是虛中計也鮑本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賈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此皆非也路嘉也下作
而奉王止鮑本尸死扶傷鮑本銀弦絕鮑本官之所私出也鮑改誤字也鮑所說全露鮑改身窟穴今本窟
烈案此以竊為掘字吞兼二國作併而滅二子患也鮑改誤涉鮑也鮑補之字乃日者中山作肯鮑本而敵萬乘
連下中字讀者非

之國二戴鮑本再戰北勝北鮑本可見於前事今本下有吳氏補曰事下有吳氏補曰事下有吳氏補曰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劉作喜則察相不事下當有也而為利長者為鮑本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此

皆作比不知何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乏今本末之字作何以知其然鮑本上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其強而拔邯鄲字今本其上有特字而為鮑補鮑補甚竟為守備

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其強而拔邯鄲字今本其上有特字而為鮑補鮑補甚竟為守備

鮑改竟為就吳氏補受西河之外有而字鮑本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補入於秦矣鮑補已字此臣之

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

齊六 有孤狐咥者今本咥誤咥吳氏補曰孤因孤字誤行呂春秋貴直論孤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

向子以與一乘亡以鮑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為賞吳氏補曰王曰不知淳齒曰

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正曰鮑本有后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立鮑上氏

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正曰鮑本有后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立鮑上氏

補曰位下有鮑淳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唯營即墨不下不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曰自燕

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說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不烈案史記無燕攻齊

至殺騎劫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衍其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鮑本上為字乃誤涉鮑勇士不怯死吳氏

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約之矢也鮑本鮑本上為字乃誤涉鮑勇士不怯死吳氏

補曰史記作却不烈案單本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鮑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

世主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一本以敝聊之民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一本以敝聊之民

敝聊能以見於天下矣案以鮑本作已不烈故爲公計者者鮑本無不烈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房
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衍不烈案吳東縛桂枯鮑本作枯誤梧然而管子鮑而
無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并吳作曹子以爲遭吳氏正曰遭字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文
下謂率天下朝王也朝天子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譌作橫鮑改非也到即倒字吳氏正曰未詳或誤耳不當輒改
齊以破燕以鮑本不早圖鮑本亦王之善已誤今本已聞丈夫之相口與語鮑本作由改爲猶吳氏內牧百姓
在此不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撰公孫子之腓鮑本作由猶通一本作猶吳氏知王不若也十
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賜賜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貂勃曰然臣固
無一字鮑本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改爲山王乃曰單有單字下誤
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田單將攻狄今本狄攻狄不能下吳氏補曰說苑攻狄地名也一本引北堂
正曰與前連舉不同一本田單將攻狄誤立則丈插丈鮑本曰可往矣今本可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不烈案此
兵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杖鮑本曰可往矣今本可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不烈案此
曰字當作自云白者吳氏正曰此要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遣鮑改始君王后引樵鮑本老婦
有餘年鮑行四字吳氏正曰此要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遣鮑改始君王后引樵鮑本老婦
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爲聞不烈案則以爲可爲謀

隨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十吳氏
易上文校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爲可鮑改百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改百十吳氏
同丕烈案通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鮑改百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改百十吳氏
繼亦改耳鮑改百王鮑本無補楚字吳且夫涓來之辭鮑改百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改百十吳氏
未詳是王之聽涓也鮑改百王鮑本無補楚字吳且夫涓來之辭鮑改百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改百十吳氏
無王即欲以秦攻齊鮑改百王鮑本無補楚字吳且夫涓來之辭鮑改百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改百十吳氏

楚一宋請中立齊急鮑改百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子象爲楚謂宋王曰鮑改百宋鮑本無
利也有之字鮑改百五國約目伐齊鮑改百齊鮑本有秦五國曰破齊秦目作已鮑改百其心必懼我鮑改百乃命大公事

之韓鮑改百吳氏正曰一親王之所見也鮑改百疑當在見字上鮑改百吳氏補曰親王請悉楚國之衆也鮑改百字呂膺於齊鮑改百今本鮑

誤涉鮑也鮑改百鮑本作齊改爲圖吳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改百鮑江一對曰鮑改百鮑本一作乙子無敢食我也鮑改百鮑氏

一木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敵我又云人臣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鮑改百注尹文王不如無

子有不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未有故又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鮑改百注尹文王不如無

救趙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有也鮑改百且魏令兵以深割趙鮑改百一本以深割趙目居魏知之鮑改百目鮑本君無

咫尺之地鮑改百王過舉而已鮑改百已鮑本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是目壁女不敵席鮑改百女鮑本而

無目深自結於王鮑改百無旌旗蔽日鮑改百天兇虎障之聲鮑改百今本兇有狂兇悍車鮑改百鮑也鮑改悍爲詳乃誤涉依輪而

至誤衣壹發而殪鮑改百安陵君泣數行鮑改百乃封壇爲安陵君鮑改百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鮑改百不烈案

說苑在權謀中校所云新序作譌即其譌新序無此文理故令請其宅鮑改百客因爲之謂昭奚恤

曰謂之鮑改謂為請鮑本曰謂而不得謂鮑本非故如何也本無鮑三人偶行補曰二字恐有誤楚曰弱新城
圍之為鮑改蒲反平陽蒲反鮑本作反漢書地理志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乃為具驪馬乘車
為下鮑本有王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字吳氏補曰鮑本有盡字鮑衍盡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乃為具驪馬乘車
當改文然而不死鮑改然王且予之五大夫吳補一鮑本作且與得賞無功也是改鮑本作事成予之五大夫
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鮑本無此十六字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此樣字當是鮑字鮑改鮑本云作蠟
耳韓子作千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鮑本云作蠟
而云然也蠟蟻同字環作環耳韓子作千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鮑本云作蠟
君無此字史記作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選
過論秦本紀作昭滑後策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故楚南蔡瀨胡而野江東作胡鮑本
氏正曰察瀨湖史作瀨瀨胡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不烈案韓
勝不烈案徐廣曰一作瀨瀨胡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不烈案韓
北有汾陘之塞郃陽亦不順史作陘塞是至烈案徐廣云此句有誤四字連郃陽讀與大王之賢與鮑一本
與大王至烈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為西不烈案史記作西故為王至計烈案史記作大王至則
無及已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王不取也烈案史記作不可與深謀有不烈案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謀亡四塞
以為固本有西塞字鮑本無吳補別韓之上地不通地吳氏補曰後語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馬鮑本作汗馬

不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記本作從以東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上之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
吳氏補曰更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與師襲秦此四字至烈案史記作襲兵擊秦必開局
作攻齊趙天下之下句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必屬天下之旬不開義長不烈案史記異文而誤入者
同義出走入齊烈案史記奔走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烈案史記謂不至使臣獻書大王之從事下國
二無鮑無昭陳軫作過鮑本逐昭陳陳軫作過鮑本有人謂昭雎曰爲是下文三君皆稱過也故下文云
得可爲明證作不惟也若謂誰何得云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周是列縣畜我也補曰字大王天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是楚自行不如周行爲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也鮑改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
不絕四字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斷脰決腹頭下今本脫壹瞑一下同壹鮑本作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
鮑本無字亦有爲憐勸有鮑本無縮帛之衣以朝諺布今本帛無一月之積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
使鮑本無字亦有爲憐勸有鮑本無縮帛之衣以朝諺布今本帛無一月之積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
月鮑本社稷其爲庶幾乎爲鮑本無禁冒勃蘇吳氏補曰禁冒即勃蘇包胥聲近堂冒之商賦不烈
若放臣非異楚使新造陸辰之云當有譌外或在吳字下秦王顧令不起改不作之吳氏補曰涉鮑也鮑改或
衍子滿與子虎吳字補曰子蒙穀給閔於宮唐之上鮑改章身華氏補曰當作華之名上文如蒹姚枝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其臣挾拾決鮑本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王欲昭睢之乘秦也也鮑請為公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為辛

昭侯不欲侯鮑本而令天下今本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秦可以少割而收

害也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字鮑案令乃全字之誤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

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不烈案鮑吳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

皆非此無缺議以八字為一句鮑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

而問傳改追為退吳氏補曰退字誤涉鮑也鮑王墳墓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一字又鮑

亦有差舛不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鮑太子復請善於蘇子鮑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補與字吳氏補曰此下有缺文鮑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蘇秦之楚三日

十二國補曰一本後語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頽要是王令困也令鮑本舍人怒而歸而鮑本

子待我為子見楚王上字鮑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曰此當有見字不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議以十

一字為句天下關閉不通作閉鮑本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楚王因收昭睢楚鮑橫親之不合也鮑改橫

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鮑入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惠子為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

者來儀必德王儀鮑本乃奉惠子今本脫楚得其利得鮑本將鮑改為東有越崇氏正曰此書崇

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鮑寡人聞韓侈鮑改修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而天下

爲勇爲當吳氏補曰夫梟秦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

楚四 舊患有成鮑今本舊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君鮑本無不烈案韓子無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於吳然則

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 襄王流瑋於城陽鮑改城 方將調鈎膠絲今本鈎作鈎乃誤鮑也鮑改

膝或作脛不烈
新序有鮑本無不
蜻蛉其小者也六字案新序有
俯囓白粒吳補一本囓作啄
目其類爲招吳補一本懷後語云以其

類爲的的或招義不策所類字今形近鵠之魏策李善注詠懷詩引者也俯囑鱣鮑案序作鱣不烈方將脩

其葬廬是今此葬作聲乃謾涉鮑也鮑改葬爲葬左氏所謂董下之礪也新序作不當復有拊不與把中恐治其棺

今本增補見三補黃圖不烈
 增通見三補黃圖不烈
 乃誤涉鮑也鮑案新字是增吳氏
 被鑿潘案鮑改鑿爲圖吳氏有正不烈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

鮑參軍改聖因爲是吳氏又補聖當作靈或者古通釋歟下同不烈也此說非見以下新序作蔡侯咏便詩注引

同
方受命乎宣王鮑侯改宣爲靈非等吳氏補曰宣當作靈王不烈案吳氏說非新主建宣此策文本
作
輩鄭邵凌

今本戴作戰

而敵方守之金今本戴作戰不切矣

囊安不上鮑本有無字

與雠比之也也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不若今昭暑以所更

新字 鮑改辛爲辛吳
鮑改郛爲鑄吳
鮑勢上補之字不

國疑衍
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
今辛卯生楚巨氏補曰當作辛武王巨氏正曰鑄通
君釋之巨百里勢烈秦韓詩外傳有

昔伊尹曰缺尹字丕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

感作而攻公公入室藉與之分國。未至絞縲射股韃子及外傳皆作絞頸。不知偏字烈案荀子外傳

皆作補曰緯佩與絲今本絲誤縣不烈案閭姝子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姝不烈案外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瘳也吳氏補曰按詩也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苑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不烈案詩曰以下外臣爲王也傳有之補作蹈也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也詩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下鳴悲者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字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誤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誤汗明憾焉曰鮑改汗爲汗中阪中鮑補曰即戲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服鹽車鹽鮑本作字譌當改爲鹽吳漉汁灑地鮑改汁爲汗中阪中鮑外遷延負轅今本轅作轅不能上而有上鮑本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彼亦各貴也鮑本作轅不烈案誤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善注廣絕交論曰窮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其故所親鮑本無不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不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作也鮑本臣聞之春秋吳補曰此二字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邵公奭奭鮑本而趙怒深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改鮑君爲今爲馬多力爲鮑本策作謂不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爲哉不敝楚見強魏也見鮑本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爲之吳氏補郢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郢刺黎切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無惡志惡鮑本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爲三吳氏補曰愚下是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于驚吳氏補曰韓君其與之與之彼狂與之鮑本不重不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爲桓

于不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
時事有類是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
里字為是則張守節所見本義里字可證一本洛陽軒里
蘇秦誤改秦為某不烈案鮑改嬴勝負書擔毫本鮑
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鮑改漳河為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若以人之事本無壞沮乃復歸士鮑
案阻字誤不烈乃我請君塞兩耳有堅字鮑本月黃金百鎰鮑改鎰為鎰且以伐齊策多為韓書
史乃趙將擊韓而屬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為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蘇秦為齊上書
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
氏補曰史作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鮑改秦為屬吳風雨時至
兩惜韓及以韓為餌之韓故微韓以貳之補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
史並作齊不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補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
正曰一本議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為是吳氏有正不今燕盡韓之河
以爲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為是吳氏有正不今燕盡韓之河
南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鮑改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鮑改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
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句注禁常山而守
於燕之唐曲吾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鮑改吾為魏不烈案吾逆此代馬胡駒不東駒鮑改胡為胡今從於疆秦國之伐
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不烈案吾逆此代馬胡駒不東駒鮑改胡為胡今從於疆秦國之伐
齊不烈案鮑改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昔者五國之王鮑改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昔者五國之王鮑改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昔者五國之王
不然反淵枳高平於魏鮑改枳反三公什清於趙分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一反高平根柔史文輒改大
也

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夫韓事趙韓爲齊今本兩存尤誤涉鮑也鮑改宜正爲上交無不烈案史記無今
守節說爲據未是也乃以抵罪取伐烈案鮑作邱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取自必也王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今王收
天下必以王爲得毋與天下補齊字不烈案史記作今王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鮑改爲齊讀上
齊韓此文以厚事王史記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爲齊王以天下收之
秦策暴王以天下禁衛楚正案鮑改爲燕正爲韓不烈一軍臨陽陽作榮鮑本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鮑
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不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鮑
君入朝者今考集解陽無說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釋多此城陽鮑改爲齊王以天下收之鮑
莊乃誤涉鮑也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不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鮑
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韓不能有鮑本有作支使陽言之太守守吳氏補曰案漢景時始稱太
守故案歷云然此策凡五言而臣太守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不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而臣太守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不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吳氏補曰史召平原君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陽君計之案陽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作十七下同召平原君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陽君計之案陽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者誤令今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烈案史記鮑本無今坐而得城補曰史此有七十二字吳氏太守有詔
今本太誤述馮亭所云也鮑補謂曰方是皆馮亭鮑補誤文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爲免吳
免通不烈案此以勉令公孫超王斷案吳氏補曰公孫超即白起史王鮑非鮑案將有桓鮑此恐訛舛不烈
爲將秦始皇三年王鮑擊公等徐廣注一作鮑案鮑是王鮑即王鮑昭王二十年桓鮑遇不相涉吳氏偶失考
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鮑擊公等徐廣注一作鮑案鮑是王鮑即王鮑昭王二十年桓鮑遇不相涉吳氏偶失考
也王震澤本索隱鮑作鮑吾所苦夫鐵鉗然者鮑改鉗爲鉗吳氏有正不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錯同
本并刪去王鮑二字皆誤

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爲一句言繼入而木出也無有謂臣爲鐵鉗者乎鮑改謂韓欲有宜

陽有鮑本涉孟之離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離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秦分齊齊亡魏

陽作存吳氏補曰涉孟之離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秦分齊齊亡魏

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外誤當是也字句不烈案魏而下齊齊二

字不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隨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或謂皮相國曰本無魏殺呂遼而衛兵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鮑本此

本比而齊鮑改齊爲趙三晉倍之憂也疑信字不計而構鮑本此而遣之曰今本而毋發屋室

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

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是何楚之知改楚爲秦吳氏補曰鮑補秦字改殺爲發不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爲發不割挈馬兔吳補一

同梁不待伐矣鮑衍秦禍案攘於趙矣據於鮑本吳氏正曰愚以讓即移字譌當

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不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願王之熟計之也急吳補一本

南戍韓梁之西邊成鮑本作伐下有山或程三虎一作西叩而多求地鮑衍此與上文即多割衍

但衍者未是

趙二臣故敢獻其愚効忠思鮑本此無効愚二字不烈案史作進其愚盧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不烈案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今見破於

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與秦成則高臺鮑本下補樹字吳補聽竿瑟之音竿下鮑本

字吳補一本無恐渴諸侯鮑改渴為齊策此章史作渴六國從親以價畔秦今本親誤國不烈案此句鮑

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為價吳氏有齊策此章史作擯六國從親以價畔秦今本親誤國不烈案此句鮑

也主鮑本趙怒必於其已邑鮑改趙怒為怒趙吳氏補曰然則四輪之國也正引姚本作四輪鮑本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趙怒必於其已邑鮑改趙怒為怒趙吳氏補曰然則四輪之國也正引姚本作四輪鮑本聖主之制

魏鮑改富為破吳氏補故微之為著者強字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夫齊威宣宣下鮑本國富而用足鮑改用民後富韓威

後策亦有社稷後策亦有社稷而無後為厲恐此吳即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有為字鮑本今臣有患於世鮑本忘其

憎忘鮑本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秦兵不敢出函谷關鮑本出字鮑改微為微吳氏行於天下山吳補一本無今宣君鮑改宣為宣吳氏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為微吳氏切為大王計

侯鮑改切為切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計胡狄之利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今吾欲繼

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不烈案鮑本必被庶人之恐不烈案史記作在驚民之怨則胡服之功鮑本今吾欲繼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烈案鮑本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烈案鮑本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烈案鮑本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烈案鮑本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德且見也且鮑本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案鮑本作墓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被髮文身鮑氏補曰被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衽字誤今卿之

所言者今本鮑誤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為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蔡史

王兼戎取代主字是也史記作主不敢道世俗之間與下文同烈案史記作問臣敢不聽今鮑本

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正曰勞下補力字吳氏補曰慮無惡惡鮑本修法無愆修鮑本作愆鮑改下

字為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間子鮑本反此兩者鮑改反聖之明刑聖鮑本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諱吳

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密戲神農密戴鮑本作伏義不故禮世不必一其道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

不必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鮑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為佚吳氏有以傳王乎乎今本

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為佚吳氏有以傳王乎乎今本

吳氏補曰乎當作子隱中不竭鮑本作謂吳氏補曰不謂一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以事寡人

者畢矣鮑以上具帶今本具作具漢書依幸傳孝惠時鄭侍中皆冠繡鮑具帶注以具飾帶以傳王子也鮑也

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非子所知知鮑本

絕五徑之險此當是陸之假借耳至榆中辟地千里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

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開吳相都平君田單鮑改都平爲平馬

服曰鮑改服卽馬服君也後有夫吳干之劔注引吳干將于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難夫母脊

之厚鮑改下句乃爲無吳氏補曰無通不烈案吳補亦未是衆有是兩者作二鮑本無鈞罕鐔蒙須之便鮑改

本作鈞罕鮑改罕爲罕吳氏補曰恐卽上文萬字不能具數十萬之兵鮑改

正曰一本本作罕鮑改罕爲罕吳氏補曰恐卽上文萬字不能具數十萬之兵鮑改

不字吳氏補曰恐卽上文萬字不能具數十萬之兵鮑改

氏有正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爲机郝蓋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衣郭宋突謂仇郝曰又有

於仇爲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宋突謂机郝曰吳氏正曰史作宋公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也鮑改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鮑改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史以易蘭離石祁於趙今本

秦乃誤涉鮑改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相中更胡傷同字則伐秦者趙也鮑改則下補不字吳氏齊無而西鮑改

鮑改鮑改趙爲秦鮑改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相中更胡傷同字則伐秦者趙也鮑改則下補不字吳氏齊無而西鮑改

而不作鮑改乃誤鮑改或上文有誤而爲鮑改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國吳氏補曰鮑改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尋鮑本作厚鮑改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固且有效於君鮑改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之議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之字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之字鮑改中山必亡鮑改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

鄆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比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
記以此篇列後秦趙戰平趙不勝焉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亦如此考此乃策文無先後本樓縵爲趙郝可
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節說也下接王必無與上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無先後本樓縵爲趙郝可
就以此篇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計未定上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無先後本樓縵爲趙郝可
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計未定上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無先後本樓縵爲趙郝可
言告樓緩此策文與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不烈案誠知秦力之不至下今本誠下乃誤涉鮑
也鮑補作不字改秦力之所不至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
記新序作不字改秦力之所不至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
告虞卿曰此下復有虞卿二字不烈案鮑新序有而不失六城鮑改而爲新序亦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
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鮑新序作不烈案
作五縣考此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之五城錯出鮑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
是辛前貴氏補曰實乃誤涉鮑不烈案鮑新序作功以益愈強之秦鮑新序作益愈強之秦鮑新序作益愈強之秦
飾說也王必勿與則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天下之賀戰者鮑新序作益愈強之秦鮑新序作益愈強之秦
在於秦矣盡鮑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一本鮑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一本鮑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一本鮑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
吳氏正曰故句趙不勝亡一都尉烈案鮑新序有尉復死新序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作係
史作親戚故也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而爲媾史記作媾新序作媾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媾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已益弱不烈案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此鮑新序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將軍不烈案鮑新序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案史記作請爲紹介不烈案鮑新序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案史記作請爲紹介
將軍不烈案鮑新序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案史記作請爲紹介不烈案鮑新序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案史記作請爲紹介

有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
亦彼秦者弄禮義烈案史記無不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之矣烈案史記有然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史記無然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史記無故拘之
於牖里之車鮑本作庫不而欲舍之死食鮑史記作令維子曰子安取禮不烈案史記有夷字納于筓鍵
鮑衍于字吳氏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食退而聽朝在韜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不烈案史記有此六字鮑本無
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史記作令維子曰子安取禮不烈案史記有夷字納于筓鍵
賭其一戰而勝今案賭作賭鮑本作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
魏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至刼也補鮑一本作刼前淳漳案此誤涉策釜
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至刼也補鮑一本作刼前淳漳案此誤涉策釜
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爲秦子南方之傳士也作博何足問誤問一本問故不受也烈改受爲愛不烈案受幾天下
也鮑改持丘之環丘不可考二云脫一正不烈案非也持野案特字當是特宿獨荷王非戰國守
懷甚圉鮑本其將何以當之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作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爲王秦當時適其鋒
園之具鮑改道爲避吳氏補曰此以爲轡轉字耳衛靈公近雍
鮑改道爲避吳氏補曰此以爲轡轉字耳鮑改道爲避吳氏補曰此以爲轡轉字耳
雍鮑本非也謹即敵字此以爲轡轉字耳鮑改道爲避吳氏補曰此以爲轡轉字耳
疽于引衛事吳氏補曰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遣偵謂君曰云休儒假夢少以見主道悉此復塗
誤字或係儒之譌然彼以難寤爲疑末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或曰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
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經君下闕建信即建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爲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鮑本

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下
通不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爲李兌下
所有缺文也說詳其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本補曰可字燕楚辭辭同字鮑改非得大齊氏鮑改得爲德吳氏
著思適齋筆記鮑本補曰恐食字譌姑待已辨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
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食鮑本補曰恐食字譌姑待已辨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
君必無講二處作鮑本補曰恐食字譌姑待已辨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
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鮑本補曰恐食字譌姑待已辨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
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鮑本補曰恐食字譌姑待已辨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
構而構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構乃順顧得趙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爲鮑吳氏
召眠也不反韓眠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國字鮑改免爲鮑吳氏
氏補曰必有躊躇者矣鮑改躊躇爲躊躇吳氏正曰公羊傳踰後合與躊躇者鮑改免爲鮑吳氏
下爭秦有六舉鮑本補曰爭秦一鮑改躊躇爲躊躇吳氏正曰公羊傳踰後合與躊躇者鮑改免爲鮑吳氏
改爲眠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宜然五國必無楚也下而君又不得陰二矣鮑本補曰三晉非
強抱安邑而信秦作鮑本補曰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鮑本補曰六韓之太原絕誤行之字下軋道鮑
爲朝南陽高伐魏絕韓高爲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破曹屈改曹爲財吳補曰誤涉鮑也鮑是以攻齊
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鮑本補曰有之而二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破曹屈改曹爲財吳補曰誤涉鮑也鮑是以攻齊
有缺誤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補曰范座也此同不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史與夫殺無罪范座薄故
也鮑補曰字衍吳則主必爲天下咲矣鮑本補曰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補曰史無吳故魏之免相望

也鮑衍望字吳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僕主幸以聽僕也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得三城也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為言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而鮑本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作是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工也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之近者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之曰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至作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招之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下有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為質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願見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而揖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之入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而徐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趨至鮑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改令為合乃割濟

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誼而坐胥字當是不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烈鮑本無不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

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得鮑本無以衛王宮沒死

以聞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太后稱媼非

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不烈案吳說非也司馬史記並作嫗嫗考高祖紀云母曰達嫗嫗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嫗

亭長古碑必出雲造不然固既
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
祝曰必勿使反誤其今本祝
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不
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
氏吳

補曰史此
下有曰字
豈人主之子孫
鮑本作侯
烈案史記作侯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上之字鮑本無
烈案史記有
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
使趙慈慈鮑本烈作慈世吳補一本慈傳作思注一
及

顏家今本傳誤最案同字也後三月鮑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則當作五不烈殺趙

軍史吳氏趙補燕

魏一知伯必僑鮑文僑爲驕不烈以驕子作驕僑即驕字而蜀以吾國爲知氏今本賈字下乃有一齊乎資三小字作

爲記
 紹於
 旁而
 與誤
 此合
 義也
 鮑吳
 改以
 爲爲
 資資
 質吳
 氏補
 詳非
 曰當
 以爲
 音致
 有與
 之文
 亦地
 猶質
 又也
 存立
 烈吳
 則說
 亦必
 爲是
 天資
 下小
 字下
 卷矣
 之矣
 兵之
 矣兵
 矣兵
 矣兵

語皆可因索蔡羣梁於輔鮑改梁作猥吳氏
已乃知文侯以講於也
以不飽恩案作是子吳補以一本文侯曰子

互證也吳補注
陰邪身放起補曰趙策作狼
有之夫卿邑老耆本本作矣
牛之黃也良改驅爲驚
君明則樂育不明則樂音吳

正日通鑑無矣此下愚恐則非明豈不亦言固哉
 王種時王曰鮑改下王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

字謹衍不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本無王鍾侍王曰字燾也

四五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不
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當復衍其一字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今字是也
爲求壤埜也鮑衍之字乃談涉鮑也今本無之字左華謂陳轅曰吳氏補曰楚公不如儀之言爲資今本如
字乃談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今本出秦曰應爲知鮑本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重家而已鮑本張儀以合秦魏矣鮑本王
耶鮑本此不與下句同秦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是鮑本有其半塞也鮑本所謂劫主者鮑本王
誤鮑本張子儀以秦相魏鮑本子若不勝魏鮑本乃遽解攻於魏鮑本張儀以合秦魏矣鮑本王
主可證鮑本張子儀以秦相魏鮑本子若不勝魏鮑本乃遽解攻於魏鮑本張儀以合秦魏矣鮑本王
已欲得坐鮑本公叔以爲信鮑本乃遽解攻於魏鮑本張儀以合秦魏矣鮑本王
謀於楚趙鮑本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鮑本而字鮑本疑涉鮑也鮑本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鮑本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鮑本韓王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之民尺楚人鮑本補曰尺爲斥吳
疑誤鮑本徐州之役鮑本見齊策齊楚必戰鮑本楚戰勝齊敗鮑本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
此讀趙字句鮑本王重以下別爲句是鮑本犀首期齊王至之曰鮑本作日鮑本間齊行以百金字鮑本乃談涉鮑也
以鮑行下補人字鮑本吳氏正曰行是王謀三國也也鮑本也字當是已字之誤鮑本刪者未是鮑本三國之不相信齊王
之遇鮑本不相作相不乃談涉鮑也鮑本鮑改不曰和成補一本有鮑本固有秦重和字鮑本不烈案無者是也與

其相田繻不善鮑補曰即需吳

戰國策 四札詔 卷中

戰國策札記

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鮑補本不重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吳
補一本標君一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不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身相於韓下此
鮑本連吳補一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滲樂詳不烈案此當作操而便於事有國字吳
補一本而王曰善今本善衍請因令王鮑補本無韓氏因圍蕃今本善作蕃鮑改蕃為黃若戰而勝而無葬於
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湯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湯山論
是出而為之張於朝於鮑本無不烈案呂而因又說文王之義因又鮑本作又因不烈欺之不為逆者鮑
無既已得塋矣鮑而竊為王悲鮑改悲又必且曰王以求塋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為初不烈案又必謂
王曰使王輕齊鮑行曰字不烈案謂當作以索於王更鮑本作東其次堅約而詳講吳氏補曰詳與國
無相離也今本鮑作離鮑一本作離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為熱吳氏補曰即熱不烈案
下句讀鮑吳皆非也故又為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為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令足下今本令上
補無字改足為天吳氏而東夷之民不起鮑今本起作起乃誤涉以燕伐秦鮑燕下補齊字不烈案上策文
補曰今上當有缺誤

燕字遲乃徐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趨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
忘齊為難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為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達於此補齊字
其誤甚矣吳韓眠為吳周寂誤最周韓餘周韓之問有脫字然符周字為徒從而下之恐徒從補日
為從而不烈案吳說未是當云徒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上策文云粉也
文鮑作初形近之誤也二句一事上云初下云次自為對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補曰恐作權吳氏魏
文子正曰提魏事也田需誤今本田周宵作霄楚王聞之補曰四字恐因下文符吳氏施因令人作之鮑本
謂公子理之傳曰烈案傳字是也田盼宿將也鮑本作盼王聽公子公子不封鮑本作必則不如因
變服作固而罕秦楚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本無惠施為韓魏交鮑改韓為齊君其為梁王作若鮑
本作者吳補一本君其為考必不使相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
下文是不烈案史記作君皆鮑本作不吳補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作鮑本今臣願大王
與策文同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一本鮑本作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作鮑本今臣願大王
陳臣之愚意鮑願下補為字吳氏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吳氏有正趙安而我
危也作亡鮑本大王欲完魏之交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事主也鮑本主鮑本字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字吳氏
補曰疑衍不烈案此韓今本講作構乃誤涉鮑也鮑改主患於中作生鮑本而悔其過行冀
當作輔形近之誤也今我講難於秦講為構吳氏補曰宜從構讀鮑主患於中作生鮑本而悔其過行冀
其利作過其鮑本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坐作多秦楚攻魏圍皮氏補一本攻魏魏王之忍也見亡矣鮑改
攻矣為也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不烈案必合於秦作合鮑本必效城坐於王誤攻今本致願王察之矣鮑改
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懷也見亡吳據此也

也。請魯君舉觴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易牙乃煎敖燔炙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楚王

登強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妻聞之，漢邊遊章華臺，賦息於荆妻之上，荆而望崩山，說苑南望。

子南望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妻聞之，漢邊遊章華臺，賦息於荆妻之上，荆而望崩山，說苑南望。

同字耳。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妻聞之，漢邊遊章華臺，賦息於荆妻之上，荆而望崩山，說苑南望。

魏三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為形，吳氏補今郊鄴者鮑也。鮑改郊作効，乃誤。涉

自是但與姚氏鮑氏補曰：當從上文，不烈案作效。臣聞明王不骨中而行，改骨為背，吳補一本作背，俱未詳。長羊，鮑改羊

詳或字誤。鮑氏補曰：地未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鮑本無攘地必遠矣，有必下鮑本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鮑本無，秦王

懼然曰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史畢作畢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焉也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正曰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必誤字也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得也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邑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願之及楚趙之兵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謂王曰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未濟下兵也鮑改濟為贍，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鮑誤幼，今本初戰勝墨子吳氏

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可謂不能用勝矣鮑本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叔受且夫姦臣臣鮑本而秦之求無窮作主文請行矣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趙
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吾已許秦矣鮑本魏王曰善脫今本
趙車二百乘二鮑本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是語鮑多作无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而又況於
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臣甚或之或鮑本作惑或不烈案秦盡有鄭地烈案鮑本無不
地烈案史記無不而今負強秦之禍也與策文同耳下文然則無與強秦隣之禍相應當各依本書必且
便事便事吳氏補曰更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經上黨不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
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衍山字也索隱作史記涉谷云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也鮑改而不誤行三十里吳氏補
路策文亦本云道道涉谷衍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此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
三千者而攻危陰之塞也吳氏補曰危陰史作冥近之譌鮑而右上蔡召陵正義云史定無左右召陵秦故有
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刑丘之城境津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謫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決焚澤
吳鮑本作榮吳氏補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
史作許與舞陽高陵隣無高陵字鮑或說也不烈案史記舞作武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
補曰說國止得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宇吳氏
補曰說國止得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宇吳氏
補曰說國止得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宇吳氏
補曰說國止得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宇吳氏

補曰史北至平監不烈案所亡乎秦者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縣吳氏補曰史大

百禍必百此矣史氏補曰此從之不成矣氏補曰也史同韓知亡非也識即知見策上策不烈案吳說

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以臣之觀之補曰則皆知秦之無窮也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

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以臣之觀之補曰則皆知秦之無窮也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

以從事乎王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不而挾韓魏之質史記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不烈案此亦王之大

時已吳氏補曰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下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策文不同也

楚大破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即秦之抱葛薛陰成薛鮑本作薛鮑改

趙世家作薛者是一本作薛亦非不烈案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書乃誤涉鮑

補曰字誤趙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策作河作密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

秦四所當為一句而即能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謂樓子於鄢陵曰鮑改謂為為

兵楚字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鮑改寄為割吳氏國之大利也鮑本樓廬霍強也吳氏補曰廬

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廬也策又有管鼻之命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

魏四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青吳秦攻梁者有夫鮑本天下必能救鮑必上

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而湯之服楚矣之鮑本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為讎烈案欲字當是八年補十字

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語順而湯之服楚矣之鮑本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為讎烈案欲字當是八年補十字

戰國策 四 札記 卷下

五三

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以悍越作而輕本伐榆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有正齊伐莒莒好謀此蓋字即萊古字通以悍越作而輕本伐榆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此因即說本國事故不更皆其所恃也有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誤其作積積竭盡一本言作積此蓋
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有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誤其作積積竭盡一本言作積此蓋
多作以是質秦鮑改實作質吳韓且坐而管亡乎補一本竟作豈王交制之也本無乘北郭魏氏正曰北
宅遂園大梁此謂為乘北郭攻齊得剛博當即是剛博得許鄆陵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
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誤鮑改梁必魏也有於鮑何也哉本無天下之合也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
君也本無而韓魏壤梁鮑改梁必魏也有於鮑何也哉本無天下之合也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
氏補曰疑字誤荆齊不能獨從正曰一本荆齊是而不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為收而
或上有缺文誤鮑補曰疑字誤荆齊不能獨從正曰一本荆齊是而不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為收而
構之秦趙必復關必重魏復有鮑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有鮑字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
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有齊者不若相之有王字鮑本是以有雍者與秦遇鮑本齊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
作怒鮑本無之字吳有齊者不若相之有王字鮑本是以有雍者與秦遇鮑本齊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
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遂絕趙也本無無蔽於秦者不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案是
隱曰蔽匹結反猶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秦韓不敢合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鮑本吾請先天下構
拂也此字與彼同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秦韓不敢合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鮑本吾請先天下構
魏為構鮑本下同衍鮑字魏王曰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洽不烈案此咏懷詩注也今者臣
來誤之今本者周寂善齊不烈案寂字是見前聞見者聞鮑本魏人有唐且者同史作雖不烈案且睦字同
而強二敵之齊楚也誤強今本楚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史不云至稿高之所烈案稿字是也古今人表
中上有大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笑是倍主也作王鮑本若君弗致也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受詔襄王
鮑高

為通禮記早學歎探前跡後鮑氏收正為職歸閒三尋者今本脫者字吳補作一本此有桑林之苑吳氏正
不烈案史作實徐注票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抑覽作樂亦謂字也不事桑則危矣成不烈案
史記道秦而順楚趙下文楚為趙不見烈案史記作為敝邑秦王必喜鮑氏為敝邑三字吳補一文不無當以此三字別
行者非一本亦誤鮑云宣王謂穆留田完世家以擅其主吳韓子以韓子作無其字張儀謂齊王曰
監止吳氏補曰監即闕策闕史作監田完世家以擅其主吳韓子以韓子作無其字張儀謂齊王曰
今本齊談秦鮑上章首有缺文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今本鮑割竊為王弗取也弗鮑本魏
魏臣宇吳氏補曰張上補諸字樓下
順謂市已君曰鮑改市為汴下同吳氏有正不烈案此策文吳君資臣鮑改若為君五國重王四吳氏有
正鄭彊今本通烈案當下是鮑本作彊吳補一本並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韓鮑本補以金載八百金入秦
請以洽向今本冷作洽鮑本作洽向以幾瑟之存焉吳氏補曰幾瑟史故言今楚也鮑也鮑改先為伐彼
伐韓洽向今本冷作洽鮑本作洽向以幾瑟之存焉吳氏補曰幾瑟史故言今楚也鮑也鮑改先為伐彼
已覺鮑本故謂大宰曰誤為今本謂故因而請秦王曰作西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鮑衍秦王字而不烈案
字耳鮑馬達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譏是以九鼎印甘茂也鮑改印為擊吳氏韓為一補趙字甘茂
設非也鮑馬達吳氏補曰佞即達字譏是以前鼎印甘茂也鮑改印為擊吳氏韓為一補趙字甘茂
祁日本也鮑馬達吳氏補曰佞即達字譏是以前鼎印甘茂也鮑改印為擊吳氏韓為一補趙字甘茂
必敗矣後章多不同不促出楚必敗之須秦必敗作矣杜赫為公仲韓謂秦王曰明也吳氏補曰明
故樗里疾大說杜聊疑聊字誤公仲明謂韓王曰字索隱曰韓相國名修考韓字十過有此文正作

朋吳說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一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

是矣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

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二字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

史記因多其車重其幣鮑本多車幣吳補一本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

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

爲陽也吳補一本仲奮於財仲上鮑本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爲吳氏補曰一本

此不誤吳氏補曰不如公孫郝鮑本一作郝改爲郝吳而甘戊黨於魏鮑本一作戊是與公孫郝甘茂同

道也今本誤作甘今公言善韓以備楚鮑本一作待吳補一本公今善韓鮑本一作戊

公過楚以攻韓吳氏補曰鮑本收韓史同不烈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本以字之字不烈案

兵以勸止魏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

不誤或求本亦字不烈案秦王以公孫郝鮑本一作郝改爲郝吳下同不求割地而合於魏鮑本改不爲亦吳氏補曰疑也

氏補曰改久爲必史爲交吳魏以郢齊鮑本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鮑本改勁作攻吳氏補曰疑也

鮑補曰鮑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鮑本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鮑本改勁作攻吳氏補曰疑也

信字鮑本有齊楚信之必輕王鮑補曰疑王曰向也子曰鮑補曰向也止執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

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日此策文王因取其游之舟上聲之作案本王胃

臣反乃行補一本作賢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觀鞅謂春申曰津人朱英不烈案觀鞅津也鞅即英

字作魏者譌而君用之弱不烈案史記無也字今秦欲蹙兵於澠陰之塞即鄭不烈案史記作魏不使氏

補曰史作不烈案策文去百六十里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日鮑改也為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公仲數不

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日鮑改也為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公仲數不

信於諸侯諸侯鋼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蘇代為楚王曰有謂字明之反也作朋常仗趙枝下同吳

氏補曰字而畔楚今本楚下與枝通而畔楚今本楚下與枝通而畔楚今本楚下

韓二 妾事先王也鮑本 妾困不疲也鮑本 秦重國知王也凡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不烈案

韓之急緩莫不知鮑本 公仲柄秦師字 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 殆不

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一句軍於南鄭矣 殆不

韓之固其與國也鮑本 不烈案史記有楚字不烈案史記有楚字不烈案史記有楚字不烈案史記有楚字

待公戰不勝楚塞三川鮑本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本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知王之不取三川也鮑本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鮑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

五九

復也韓人攻宋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案隱引此策文異同不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為韓說秦王當氏補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作也韓故已攻宋矣故其西面事秦面鮑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一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為僂吳氏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鮑補秦字大勝以千數千鮑本字是也非以求主尊以名於天下也王亦請男為臣請鮑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為一霸政陽堅吳氏正曰說見前不異聲哀侯而殲之鮑補本外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鮑改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今日鄭君吳補一本雖為桓公吾弗為然鮑補上補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則可以辟其兵吳補一本作此非異本亦不音關吳說皆未是然而見親秦鮑本無吳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鮑字韓吳氏正曰然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鮑補一本今公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為輶下同則蓋觀公仲之攻也鮑本或謂韓相國曰鮑本無求武鮑補一本今勢必不善楚鮑補曰疑衍字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韓相公仲珉使韓修之秦今本無珉字仲修此云公仲死後韓修云云則韓修別是一人宜歟入又奚為挾之鮑本無入字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不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秦之強鮑補上垣鮑本所以不及魏者鮑本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齊鮑行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絕地形不得識

公孫郝郝鮑本作不得議甘茂今本茂作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陳四辟去疑當作而甘茂

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據不烈案此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今本

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是何

以為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不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又周成恢有鮑本張登費縹曰作謂鮑本請令

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李鮑本作年輸人為之謂安令曰鮑安下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

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為九里之盟鮑本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不烈案九日彭房皆

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為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

燕一地方二千餘里烈案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粟粟之利今本粟作

粟不烈案也發與號令烈案鮑本作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不烈案

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李兌因為蘇秦吳氏正

誤也善蘇秦則取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衍有正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

字三不取素鮑本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不烈案焉於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楊鮑本

秦秦字疑衍不烈案上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妾知其樂酒也其下鮑本故妾一僮而棄

酒鮑本不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僮而棄酒鮑本使之說齊者之字鮑衍昔趙王鮑改王為主不烈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大王不
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半乃北見燕王此吳氏正曰大事記云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諫同不烈案
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刪而欲報之二年矣曰吳氏正
字必子能以燕敵齊烈案鮑本無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為闕下同吳氏有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不烈案此
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正不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追稱臺書多矣史記
無然不鹿毛壽屠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甘陵縣本名而以啓為吏鮑下鮑本有人字不烈案有者當
必衍鹿毛壽屠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甘陵縣本名而以啓為吏鮑下鮑本有人字不烈案有者當
非太子人者可證啓與支黨韓子作友史記作交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無也字不烈案韓子史記無燕
人恫怨鮑本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為太吳氏補乃使蘇代持
質子於齊鮑改持為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不齊王其伯也乎也鮑於是出蘇伐之宋代下鮑代字吳氏補
復有欲將以報讎以鮑本無吳力少不足以報鮑本無吳人趨已趨鮑本無吳秦齊助之伐
宋鮑改秦為秦吳氏補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
破鮑改秦為秦吳氏補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
之淮北鮑本無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耳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其丈
夫官三年不歸鮑本無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為其兩譽也今本為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於鮑本無天下正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鮑而

下鮑本無一本而我下枳道南陽封冀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枳為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不烈

枳句絕道字下鮑本無一本而鉅戈在後案史記作鉞戈不烈魏無濟陽吳氏補曰史外黃濟陽救鮑本無忍齊救之鮑本無致蘭石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不烈案史記作已鮑石上補離

逃湯而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果與伯舉之戰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古收伯為柏吳氏正曰古字通陽虎之難談貨今本虎望諸

攻關而出逃鮑本無薛公釋載作載三晉稱以為士有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說非臣請獻一朝之賈

鮑改賈為賈吳氏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無臣聞離齊趙氏補曰當作聞吳欲以復振古塋

也古鮑本蘇子收其除兵作以鮑本將與齊兼鄭臣補曰字增邑譌吳氏臣之所重處重卯也改卯為留吳氏

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猶刻刈者也鮑本無鮑補一使齊犬馬駢而不言燕鮑改刻為專吳氏補曰專字

期字通借鮑本無鮑補一王苟欲用之鮑本無鮑補一王欲驛臣刺任所善鮑改刺為專吳氏補曰專字

亦則已矣鮑本無鮑補一賴先得王鮑本無鮑補一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鮑補一而封之三字鮑本無

太后弗聽有而字鮑本無鮑補一寡人有時復合和也鮑本無鮑補一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鮑補一而封之三字鮑本無

下無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為無吳氏今予以百金送公也鮑本無鮑補一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

西正曰此書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劫鮑本無鮑補一承燕之弊鮑改承為乘吳氏正曰說代將軍者鮑

案本無不烈以與寡人有郤鮑改郤為隙不霸國之餘教也鮑本無鮑補一莫徑於結趙矣鮑改動

莫若徑結趙鮑本無鮑補一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鮑本無鮑補一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鮑本無鮑補一

案史記與策文不同考新序也故鼎反於歷室鮑本無鮑補一古字通用鮑本無鮑補一古字通用鮑本無鮑補一

植於汶皇皇鮑本作皇吳補一本汶先王以爲愜其志愜鮑本作順下有字吳補一本以爲愜

子胥今本五伍同字鮑本作伍不烈先王以爲愜其志愜鮑本作順下有字吳補一本以爲愜

烈案史記新序作伍不烈先王以爲愜其志愜鮑本作順下有字吳補一本以爲愜

新序作伍不烈先王以爲愜其志愜鮑本作順下有字吳補一本以爲愜

王上鮑無此有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臣雖不佞依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王而不能自恃

吳補一本無此有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臣雖不佞依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王而不能自恃

主遂不悟補一本有之主者不卑名鮑下補國之人稱之鮑上之字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案有者字山東之

山東相合主也國也之主者不卑名鮑下補國之人稱之鮑上之字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案有者字山東之

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烈案此非主必大憂主鮑本

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秦久伐韓久鮑本今久伐楚久鮑本秦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臣聞當世之

舉王吳氏補曰舉字蚌合而拊其豚吳補一本箱作拊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鮑本無蘇子謂燕

相曰子鮑本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

三燕已植表鮑今本植作植畫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不烈案吳氏引

攻代吳氏補曰史作癸秦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本作棄此句作罪互易以故掩人之邪者

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鮑本作以故掩人之邪者

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掩人之邪者

字是也心且世有薄於故厚施及下鮑本序文全異猶家之有垣牆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未盡厚也下未

鮑本有爲字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

烈案新序有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

記字作焉戰國策字作訖故徐廣曰一作訖訖並同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廣吳

字亦丁煬反作抗是形近之訛吳侯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補一本拊心不烈案史記作

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不年十二三今本二字一鮑本作三不敢與忤視作悟吳氏正曰悟

忤作忤無與字疑其有改悔烈案本無不日以盡矣今本烈案史記作已鮑本作太子及賓客烈案史記作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宋如意補曰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復為杭慨羽

聲鮑本作復為羽聲沈憐吳補一本慷慨即慷慨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嘉陽書作蒙恬蓋誤燕王誠振

畏慕大王之威長慕二字鮑本作怖以拒大王拒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至陛下烈案史記無不使

畢使於前不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史記鮑本無不烈案奉之發圖字不烈案史記作環下同不烈

抗鮑本無不烈絕袖案史記作袖絕時怨急烈案本有字提軻案史記作提軻也秦王之方還柱

得持尺兵字不烈案史記有皆陳殿下不烈案史記有字提軻案史記作提軻也秦王之方還柱

走之鮑本無不乃引其匕首提秦王存之鮑本有以字下有字提軻案史記作提軻也秦王之方還柱

補策文作提論秦王復擊軻被八創下鮑本有字下有字提軻案史記作提軻也秦王之方還柱

史記乃以藥囊提軻也不烈案史記有軻箕踞以罵曰誤促而論功賞羣臣已字不烈案

宋衛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攻鮑本無吾欲藉子殺王諒云唐武后字至如臣字作臣臣即人也下集

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殺之可證匡字是也鄰有短褐作短鮑本梗枵豫樟一本枵作枵章作枵補

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曰鮑本無吳補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時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木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臣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百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氏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亦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魏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出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以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殷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中山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患鮑行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驪於城之隙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有司馬意意鮑本作喜後同不烈案意喜同字

也喜字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果令趙請今本請下有之字乃事成則有土子民補一本子民

司馬意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周流無所不通通鮑本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

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不烈案神字句司馬喜曰趙強國也今本喜作意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

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鮑本作喜下壺滄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不樂羊食之古今稱之羊鮑本無鮑稱蓄積糧食食人本秦軍大尅鮑改

尅吳氏正曰克鮑衍五字不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秦爵下亡

五校注云云今誤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不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秦爵下亡

裁其半入此句下鮑之下補卒字吳而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今

二字鮑數倍於趙國之衆鮑改君爲倍諂諛用事諂諛鮑本以掠於郊野今本曰作心鮑衍以字不烈案吳

乃因吳說鮑改也以待韓陣鮑改持乃誤涉至於平原君之屬有鮑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今果何如何

史記作今如何矣不烈案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

重校戰國策序錄曾子固序注曾重校凡漸建括著本皆據曾定刻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子見誘

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

然亦非鮑氏尤誤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作卒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鮑法不同而考之無

疵法上鮑本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而載是說者引者無

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雖難見於史記他書引無孫元忠書閣本戰

國策後同吳引不誤共五百五十籤今本伯作百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

原誤元吳後再扣之今本扣誤無甚增損吳引不誤太史公用字今本誤每篇開有異者今本

字吳引先秦古書吳引無先字不誤吳引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諸

書吳正傳精好此本途次而居乙每一千購之梁溪安氏不香獲此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

高氏精好此本途次而居乙每一千購之梁溪安氏不香獲此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

顧氏精好此本途次而居乙每一千購之梁溪安氏不香獲此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

古本錢道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

本注樓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遠也○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今此

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虞山陸貽典庚寅冬○翁絳

雲樓災其所藏書俱遺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已亥較此頗多

事寫謄字粹未深辨并一校入向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已亥較此頗多

全壁云校前九司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為

附錄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慙

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

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

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管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不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向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致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不烈案。吳氏此跋可作附錄。右戰國策精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尙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不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塾志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寶華作唐書。釋武后用塾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塾乃古地字。又塾字見充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塾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不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烈

合者未詳姚 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
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孫卿擊義子之衣衣盡血呂不
六城選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廣韻七事門周中大夫蓋諸晉有玄唐趙有大夫摩賈音學訓門也齊威
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遺字王時有左執玉篇一事自注云廣韻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
法公族番玉篇一事而噴鼓鼻也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平原君覽者注云雙擊鼓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
纂一事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平原君覽者注云雙擊鼓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
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為文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
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屬弓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瑤石九門
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尚見秦王曰秦四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
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
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
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不烈案兩序大同
異而令姚寬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萬數為先後要非令姚寬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
誤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亦不終假使令姚寬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
不及伯鸞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得他書之
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檢者或其初葉與今仍全錄并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黃君堯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外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敍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摭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堯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敍錄所云。臣向回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詰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護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蕘。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勤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堯圃。其以爲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二二五二)

國學基
本叢書
戰國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釋者 高 誘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毛鵬基)

82
002202

